摛藻堂四庫全書薈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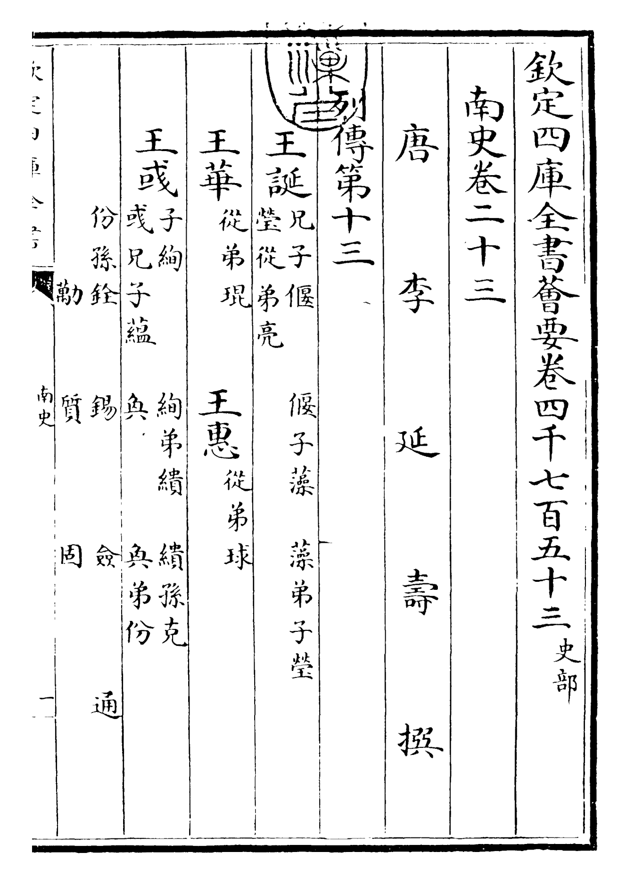
史部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史部

南史卷二十三
四

詳校官內閣侍讀臣孫球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四千七百五十三 史部

南史卷二十三

唐 李延壽 撰

列傳第十三

王誕 兄子偃 偃子藻 藻弟子瑩

瑩從弟亮

王華 從弟琨 王惠 從弟球

王彧 子絢 絢弟績 績孫克

彧兄子藴 奐 奐弟份

份孫銓 錫 僉 通

勱 質 固

王誕字茂世太保弘從祖兄也祖恬晉中軍將軍父混太常卿誕少有才藻晉孝武帝崩從叔尚書令珣為哀策出本示誕曰猶恨少序節物誕攬筆便益之接其秋冬代變後云霜繁廣除風回高殿珣歎美因而用之襲爵雉鄉侯為會稽王世子元顯後軍長史琅邪內史誕結事元顯嬖人張法順故見寵元顯納妾誕為之親迎隨府轉驃騎長史內史如故元顯討桓玄欲悉誅諸桓誕救桓脩等由此得免脩誕甥也及玄得志將見誅脩

為陳請乃徙廣州盧循據廣州以誕為其平南府長史甚賓禮之誕久客思歸乃說循曰下官與劉鎮軍情味不淺若得北歸必蒙任寄時廣州刺史吳隱之亦為循所拘留誕又曰將軍今留吳公公私非計孫伯符豈不欲留華子魚但以一境不容二君耳於是誕及隱之俱得還誕為宋武帝太尉長史盡心歸奉帝甚仗之盧循自蔡洲南走劉毅固求追討誕密白帝曰公既平廣固復滅盧循則功蓋終古勲無與二如此大威豈可使餘

人分之毅與公同起布衣一時相推耳今既喪敗不宜復使立功帝納其說後為吳國內史母憂去職武帝伐劉毅起為輔國將軍誕固辭以墨經從行時諸葛長人行太尉留府事心不自安武帝甚慮之毅既平誕求先下帝曰長人似有自疑心卿詎宜便去誕曰長人知下官蒙公垂盻令輕身單下必當以為無虞可少安其意帝笑曰卿勇過賁育矣於是先還後卒追封作唐縣五等侯子詡早卒誕兄嘏字偉世侍中左戶尚書始興公

瑕子偃

偃字子游母晉孝武帝女鄱陽公主宋受禪封永成君偃尚宋武帝第二女吳興長公主諱榮男常倮偃縛諸庭樹時天夜雪噤凍久之偃兄恢排閤詬主乃免偃謙虛恭謹不以世事關懷位右光禄大夫贈開府儀同三司謚恭公

長子藻位東陽太守尚文帝第六女臨川長公主諱英媛公主性妬而藻別愛左右人吳崇祖景和中主讒之

於廢帝藻下獄死主與王氏離婚宋世諸主莫不嚴妬明帝每疾之湖熟令袁慆妻以妬賜死使近臣虞通之撰妬婦記左光禄大夫江湛孫斆當尚孝武帝女上乃使人為斆作表讓婚曰伏承詔旨當以臨海公主降嬪榮出望表恩加典外顧審輶蔽伏用憂惶臣寒門悴族人凡質陋閭閻有對本隔天姻如臣素流家貧業寡年近將冠皆已有室荆釵布裙足得成禮每不自解無偶迄兹媒訪莫尋素族弗問自惟門慶屢降公主天恩所

覃庸及醜末懷憂抱惕慮不獲免徵命所當果膺茲舉雖門泰宗榮於臣非倖仰緣聖貸冒陳愚實自晉氏以來配尚王姬者雖累經美胄亟有名才至如王敦懾氣桓温斂威真長佯愚以求免子敬炙足以違禍王偃無仲都之質而倮雪於北階何瑀闕龍工之姿而投軀於深井謝莊殆自害於矇叟殷沖幾不免於强鉏彼數人者非無才意而勢屈於崇貴事隔於聞覽吞悲茹氣無所逃訴制勒甚於僕隸防閑過於婢妾往來出入人理

之常當待賔客朋從之義而令掃轍息駕無闗門之期廢筵抽席絶接對之理非唯交友離異乃亦兄弟疏濶第令受酒肉之賜制以動静監子待錢帛之私節其言笑姆妳爭媚相勸以嚴尼媪競前相謟以急第令必凡庸下才監子皆萯蒟愚竪議舉止則未閑是非聽言語則謬於虚實姆妳敢恃耆舊唯賛妬忌尼媪自唱多知務檢口舌其間又有應答問訊卜筮師母乃至殘餘飲食詰辯與誰衣被故弊必責頭領又出入之宜繁省難

衷或進不獲前或入不聽出不入則嫌於欲疎求出則疑有别意召必以三晡為期遣必以日出為限夕不見晚娩朝不識曙星至於夜步月而弄琴晝拱袂而披卷一生之内與此長乖又聲影裁聞則少婢奔迸裾袂向席則醜老叢來左右整刷以疑寵見嫌賔客未冠以少容致斥禮有列媵象有貫魚本無嫚嫡之嫌豈有輕婦之誚令義絶傍私虔恭正匹而每事必言無儀適設辭輒云輕易我又竊聞諸主聚集唯論夫族緩不足為急

者法急則可為緩者師更相扇誘本其恒意不可貸借
固實常辭或云野敗去或云人笑我雖曰家事有甚王
憲發口所言恒同科律王藻雖復彊佷頗經學涉戲笑
之事遂為冤魂褚曖憂憤用致夭絕傷理害義難以具
聞夫螽斯之德實致克昌專妬之行有妨繁衍是以尚
主之門往往絕嗣駙馬之身通離釁咎以臣凡弱何以
克堪必將毀族淪門豈伊身責前後嬰此其人雖衆然
皆患彰遐邇事隔天朝故吞言咽理無敢論訴臣幸屬

聖明矜照由道弘物以典處親以公臣之鄙懷可得自盡如臣門分世荷殊榮足守前基便預提拂清宫顯位或由才升一叨婚戚戚成恩假是以仰冒非宜披露丹實非唯止陳一已規全身願實乃廣申諸門受患之切伏願天慈照察特賜蠲停使燕雀微羣得保叢蔚蠢物憐生自已彌篤若恩詔難降披請不申便當刊膚剪髮投山竄海帝以此表遍示諸主以諷切之并為戲笑元徽中臨川主表求還身王族守養弱嗣許之藻弟懋字

昌業光禄大夫封南鄉侯懋子瑩
瑩字奉先選尚宋臨淮公主拜駙馬都尉累遷義興太
守代謝超宗超宗去郡與瑩交惡還都就懋求書屬瑩
求一吏曰文人一旨如湯澆雪耳及至瑩答旨以公吏
不可超宗往懋處對諸賓謂懋曰湯定不可澆雪懋面
洞赤唯大恥愧懋後往超宗處設精白鮑美鮓麞肶懋
問那得佳味超宗詭言義興始見餉陽驚曰丈人豈應
不得邪懋大忿言於朝廷稱瑩供養不足坐失郡廢棄

久之後歷侍中東陽太守以居郡有恵政遷吳興太守齊明帝勤憂庶政瑩頻處二郡皆有能名還為中領軍隨王長史意不平改為太子詹事中領軍永元初政由羣小瑩守職而已不能有所是非及尚書令徐孝嗣誅瑩頻綜朝政啟取孝嗣所居宅及取孝嗣封名枝江縣侯以為已封從弟亮謂曰此非盛德也瑩怒曰我昔從東度為吳興東身登岸徐時為宰相不能見知相用為領軍長史今住其宅差無多慙時人咸謂失德亮既當

朝於瑩素雖不善時欲引與同事遷尚書左僕射未拜會䕶軍崔惠景自京口奉江夏王内向瑩拒惠景於湖頭衆敗瑩赴水乗舫入樂遊因得還臺城惠景敗瑩還居領軍府梁武兵至復假節都督宫城諸軍事建康平瑩乃以宅還徐氏初為武帝相國左長史及踐阼封建城縣公累遷尚書令瑩性清慎帝深善之時有猛獸入郭上意不悦以問羣臣羣臣莫對瑩在御筵乃斂板答曰昔擊石拊石百獸率舞陛下膺籙御圖虎象來格帝

大悅衆咸服焉十五年位左光祿大夫開府儀同三司丹陽尹旣爲公須開黃閣宅前促欲買南隣朱侃半宅侃懼見侵貨得錢百萬瑩乃回閣向東時人爲之語曰欲向南錢可貪遂向東爲黃銅及將拜印工鑄印六鑄而龜六毁及成頭空不實補而用之居職六日暴疾薨謚曰靜恭少子實嗣起家祕書郎尚梁武帝女安吉公主襲爵建城縣公爲新安太守實從兄來郡就求告實與銅錢五十萬不聽於郡及道散用從兄密於郡市貨

還都求利及去郡數十里實乃知命追之呼從兄上岸盤頭令卒與杖摶頰乞原劣得免後為南康嗣王湘州長史長沙郡王三日出禊實衣冠傾崎王性方嚴見之意殊惡實稱主名謂王曰蕭玉誌念實殿下何見憎王驚赧即起後密啟之因此廢錮

亮字奉叔瑩從父弟也父攸字昌達仕宋位太宰中郎贈給事黄門侍郎亮以名家子宋末選尚公主拜駙馬都尉歷任祕書丞齊竟陵王子良開西邸延才俊以為

士林使工圖其像亮亦預焉累遷晉陵太守在職清公有美政時有晉陵令沈巑之性麤疎好犯亮諱亮不堪遂啟代之巑之快快乃造坐云下官以犯諱被代未知明府諱若為攸字當作無骹尊傍犬為犬傍無骹尊若是有心攸無心攸乞告示亮不履下牀跣而走巑之撫掌大笑而去建武末累遷吏部尚書時右僕射江祏管朝政多所進拔為士所歸亮自以身居選部每持異議始亮未為吏部郎時以祏帝之內弟故深友祏祏為之

延譽茲爲帝所器重至是與祏情好攜薄祏昵之如初及祏遇誅羣小放命凡所除拜悉由内寵亮弗能止外若詳審内無明鑒所選用拘資次而已當時不謂爲能後爲尚書左僕射及東昏肆虐亮取容以免梁武帝至新林内外百僚皆道迎其不能拔者亦間路送誠款亮獨不遣及東昏遇殺張稷仍集亮等於太極殿前西鍾下坐議欲立齊湘東嗣王寶晊領軍瑩曰城閉已久人情離解征東在近何不諮問張稷又曰桀有昏德鼎遷

于殷今實微子去殷項伯歸漢之日亮黙然朝士相次下牀乃遣國子博士范雲齎東昏首送石頭推亮為首城平朝士畢至亮獨後裹履見武帝帝謂曰顛而不扶安用彼相亮曰若其可扶明公豈有今日之舉因泣而去霸府開以為大司馬長史梁臺建授侍中尚書令固讓乃為侍中中書監兼尚書令及受禪遷侍中尚書令中軍將軍封豫寧縣公天監二年轉左光禄大夫元日朝會亮辭疾不登殿設饌别省語笑自若數日詔公卿

問訊亮無疾色御史中丞樂藹奏亮大不敬論棄市詔削爵廢為庶人四年帝宴華光殿求讜言尚書左丞范縝起曰司徒謝朏徒負虛名陛下擢之如此前尚書令王亮頗有政體陛下棄之如彼愚臣所不知帝變色曰卿可更餘言縝固執不已帝不悅御史中丞任昉因奏縝妄陳褒貶請免縝官詔可亮因屏居閉掃不通賓客遭母憂居喪盡禮後為中書監加散騎常侍卒謚煬子

王華字子陵誕從祖弟也祖薈衛將軍會稽內史父廞

司徒右長史晉安帝隆安初王恭起兵討王國寶時廞丁母憂在家恭檄令起兵廞即聚衆應之以女為貞烈將軍以女人為官屬及國寶死恭檄廞罷兵廞起兵之際多所誅戮至是不復得已因舉兵以討恭為名恭遣劉牢之擊廞廞敗走不知所在長子泰為恭所殺華時年十三在軍中與廞相失隨沙門釋曇冰逃使提衣襆從後津邏咸疑焉華行遲曇冰罵曰奴子怠懈行不及我以杖捶華數十衆乃不疑由此得免遇赦還吴以父

存没不測布衣蔬食不交遊者十餘年宋武帝欲收其才用乃發廞喪使華制服服闋武帝北伐長安領鎮西將軍北徐州刺史辟華為州主簿後為别駕歴職著稱文帝鎮江陵為西中郎主簿諮議參軍文帝未親政事悉委司馬張邵華性尚物不欲人在已前邵性豪每行來常引夾轂華出入乘牽車從者不過兩三人以矯之嘗相逢華陽若不知是邵謂左右曰此鹵簿甚盛必是殿下乃下牽車立於道側及邵至乃驚邵白服登城為

華所糾邵坐被徵華代為司馬文帝將入奉大統以少帝見害不敢下華曰先帝有大功於天下四海所服雖嗣主不綱人望未改徐羨之中才寒士傅亮布衣諸生非有晉宣帝王大將軍之心明矣畏廬陵嚴斷將來必不自容殿下寛叡慈仁所知已且越次奉迎冀以見德悠悠之論殆必不然羨之亮晦又要檀道濟王弘五人同功孰肯相讓勢必不行今日就徵萬無所慮帝從之曰卿復欲為吾之宋昌矣乃留華總後任上即位以華

為侍中右衛將軍先是會稽孔甯子為文帝鎮西諮議參軍以文義見賞至是為黄門侍郎領歩兵校尉甯子先為何無忌安成國侍郎還東修宅令門可容高蓋隣里笑之甯子曰大丈夫何常之有甯子與華並有富貴之願自羨之等執權日夜搆之於文帝甯子嘗東歸至金昌亭左右欲泊船甯子命去之曰此殺君亭不可泊也華每閑居諷詠常誦王粲登樓賦曰冀王道之一平假高衢而騁力出入逄羨之等每切齒憤吒歎曰當見

太平時否元嘉二年甯子卒三年誅羨之等華遷護軍
將軍侍中如故宋世唯華與南陽劉湛不為飾讓得官
即拜以此為常華以情事異人未嘗預宴集終身不飲
酒有宴不之詣若有論事者乘車造門主人出車就之
及王弘輔政而弘弟曇首為文帝所任與華相埒華常
謂已力用不盡每歎曰宰相頓有數人天下何由得安
四年卒年四十三九年以誅羨之功追封新建縣侯謚
曰宣孝武即位配享文帝廟庭子定侯嗣卒子長嗣坐

罵母奪爵以長弟佟紹封齊受禪國除

琨華從父弟也父懌不辨菽麥時以為殷道矜之流人無肯與婚家以獠婢恭心侍之遂生琨初名崐崘懌後娶南陽樂玄女無子故即以琨為名立以為嗣琨少謹篤為從伯司徒謐所愛宋武帝初為桓脩參軍脩待帝厚後帝以事計圖脩猶懷昔顧使王華訪素門嫁其二女華為琨娶大女以小女適潁川庾敬度亦是舊族除琨郎中駙馬都尉奉朝請先是琨伯父廞得罪晉世諸

子並從誅唯華得免華宋世貴盛以門衰提攜琨恩若同生為之延譽歴位宣城義熙太守皆以廉約稱華終又託之宋文帝故琨屢居清顯孝建中為吏部郎吏曹選局貴要多所屬請琨自公卿下至士大夫例為用兩門生江夏王義恭嘗屬琨用二人後復屬琨答不許出為平越中郎將廣州刺史加都督南土沃實在任者常致巨富世云廣州刺史但經城門一過便得三千萬琨無所取納表獻祿奉之半鎮舊有鼓吹又啟輸還及罷

任孝武知其清問還資多少琨曰臣買宅百三十萬餘物稱之帝悅其對後為歷陽内史上以琨忠實徙為寵子新安王北中郎長史再歷度支尚書加光禄大夫初琨從兄華孫長襲華爵新建縣侯嗜酒多愆失琨表以長將傾基緒請以長小弟佟嗣焉琨後出為吳郡太守遷中領軍坐在郡用朝舍錢三十六萬營餉二宫諸王及作絳襖奉獻軍用左遷光禄大夫尋加太常及金紫加散騎常侍廷尉虞龢議社稷各一神琨案舊糾駮不

為屈時穌見寵朝廷歎琨强正明帝臨崩出為會稽太守加都督坐誤竟囚降為冠軍順帝即位進右光祿大夫順帝遜位百僚陪列琨攀畫輪獺尾慟泣曰人以壽為歡老臣以壽為戚既不能先驅螻蟻頻見此事嗚噎不自勝百官人人雨淚齊高帝即位領武陵王師加侍中時王儉為宰相屬琨用東海郡迎吏琨使謂曰語郎三臺五省皆是郎用人外方小郡當乞寒賤省官何容復奪之遂不過其事尋解王師及高帝崩琨聞國諱牛

不在宅去臺數里遂步行入宮朝士皆謂曰故宜待車有損國望琨曰今日奔赴皆自應爾遂得病卒贈左光禄大夫年八十四琨謙恭謹慎老而不渝朝會必早起簡閱衣裳料數冠幘如此數四或為輕薄所笑大明中尚書僕射顔師伯豪貴下省設女樂琨時為度支尚書要琨同聽傳酒行炙皆悉内妓琨以男女無親授傳行每至令置牀上回面避之然後取畢又如此坐上莫不撫手嗤笑琨容色自若師伯後為設樂邀琨琨不往中

領軍劉勔晚節有栖退志表求東陽郡尚書令袁粲以下莫不贊美之琨曰永初景平唯謝晦殷景仁為中領軍元嘉有到彥之為人望才譽勔不及也近聞加侍中已為快快便求東陽臣恐子房赤松未易輕擬其鯁直如此而儉於財用設酒不過兩盌輒云此酒難遇鹽豉薑蒜之屬並挂屏風酒漿悉置牀下内外有求琨手自賦之景和中討義陽王昶六軍戒嚴應須紫㯿左右欲營辦琨曰元嘉初征謝晦有紫㯿在匣中不須更作檢

取果得焉而避諱過甚父名惲母名恭心並不得犯焉時咸謂矯枉過正

王惠字令明誕從祖弟也祖劭車騎將軍父默左光禄大夫惠幼而夷簡為叔父司徒謐所知恬靜不交游未嘗有雜事陳郡謝瞻才辯有風氣嘗與兄弟羣從造惠談論鋒起文史間發惠時相訓應言清理遠瞻等慙而退宋武帝聞其名以問其從兄誕誕曰惠後來秀令鄙宗之美也即以為行參軍累遷世子中軍長史時會稽

内史劉懷敬之郡送者傾都惠亦造别還過從弟球球問向何所見惠言唯覺逢人耳素不與謝靈運相識嘗得交言靈運辯博辭義鋒起惠時然後言時荀伯子在坐退而告人曰靈運固自蕭散直上王郎有如萬頃陂焉嘗臨曲水風雨暴至坐者皆馳散惠徐起不異常日不以霑濡而改宋國初建當置郎中令武帝難其人謂傅亮曰今用郎中令不可減衣曜卿既而曰吾得其人矣曜卿不得獨擅其奇乃以惠居之宋少帝即位以蔡

廓為吏部尚書不肯拜乃以惠代焉惠被召即拜未嘗接客人有與書求官得輒聚閣上及去職印封如初時以廓不拜惠即拜事異而意同也兄鑒頗好聚斂惠意不同謂曰何用田為鑒怒曰無田何由得食惠又曰何用食為其標寄如此卒贈太常無子

球字蒨玉司徒謐之子惠從父弟也少與惠齊名宋武帝受命為太子中舍人宜都王友轉諮議參軍文帝即位王弘兄弟貴動朝廷球終日端拱未嘗相往來弘亦

雅敬之歷位侍中中書令吏部尚書時中書舍人徐爰有寵於上上嘗命球及殷景仁與之相知球辭曰士庶區別國之章也臣不敢奉詔上改容謝焉球簡貴勢不交游筵席虛靜門無異客曇首常云蒨王亦是王厄無當耳既而尚書僕射殷景仁領軍將軍劉湛竝執重權傾動內外球雖通家姻戚未嘗往來居選職接客甚稀不視求官書疏而銓衡有序遷光祿大夫領廬陵王師時大將軍彭城王義康專以政事為本刀筆幹練者多

被意遇謂劉湛曰王敬弘王球之屬竟何所堪施為自富貴復那可觧球兄子履深結劉湛委誠義康與劉斌等球每訓勵不納自大將軍從事中郎轉太子中庶子流涕訴義康不願違離故復為從事中郎文帝甚銜之及誅湛之夕履徒跣告球球命為取履先温酒與之謂曰常日謂汝何履怖不得答球徐曰阿父在汝何憂左右扶郎還齋亦以球故履免死廢於家殷景仁卒球除尚書僕射王師如故素有脚疾多病還家朝直至少録

尚書江夏王義恭謂尚書何尚之曰當今乏才羣下宜加戮力而王球放恣如此宜以法糾之尚之曰球有素尚加又多疾公應以淡退求之未可以文案責也義恭又面啓文帝帝曰王球誠有素譽頗以物外自許端任要切或非所長帝曰誠知如此要是時望所歸昔周伯仁終日飲酒而居此任蓋所以崇素德也遂見優容後以白衣領職十八年卒時年四十九贈特進金紫光禄大夫無子從孫奐爲後

王彧字景文球從子也祖穆字伯遠司徒謚之長兄位臨海太守父僧朗仕宋位尚書右僕射明帝初以后父加特進贈開府儀同三司謚元公彧名與明帝諱同故以字行伯父智少簡貴有高名宋武帝甚重之常言見王智使人思仲祖武帝與劉穆之討劉毅而智在焉他日穆之白武帝曰伐國重事公言何乃使王智知武帝笑曰此人高簡豈聞此輩論議其見知如此爲宋國五兵尚書封建陵縣五等子追贈太常智無子故父僧朗

以景文繼智幼為從叔球所知憐美風姿為一時推謝

袞粲見之歎曰景文非但風流可悅乃哺歠亦復可觀

有一客少時及見謝混答曰景文方謝叔源則為野父

矣粲惆悵良久曰恨眼中不見此人景文好言理少與

陳郡謝莊齊名文帝嘗與羣臣臨天泉池帝垂綸良久

不獲景文越席曰臣以為垂綸者清故不獲貪餌衆皆

稱善文帝甚相欽重故為明帝娶景文妹而以景文之

名名明帝武帝第五女新安公主先適太原王景深離

絶當以適景文景文固辭以疾故不成婚襲爵建陵子
元凶以為黄門侍郎未及就孝武入討景文遣間使歸
款以父在都下不獲致身事平頗見嫌責猶以舊恩累
遷司徒左長史上以散騎常侍舊與侍中俱掌獻替欲
高其選以景文及會稽孔顗俱南北之望以補之尋復
為司徒左長史以姊墓開不臨赴免官後拜侍中領射
聲校尉左衛將軍加給事中太子中庶子坐與奉朝請
毛法因蒱戲得錢百二十萬白衣領職景和元年為尚

書右僕射明帝即位加領左衛將軍尋加丹陽尹遭父
憂起為尚書左僕射丹陽尹固辭僕射出為江州刺史
加都督服闋乃受詔封江安縣侯固讓不許後徵為尚
書左僕射領吏部揚州刺史加太子詹事不願還朝求
為湘州不許時又謂景文在江州不能潔已景文與上
幸臣王道隆書深自申理景文屢辭內授上手詔譬之
曰尚書左僕射卿已經此任東宮詹事用人雖美職次
政可比中書令耳庶姓作揚州徐干木王休元殷鐵竝

處之不辭卿清令才望何愧休元毗賛中興豈謝干木綢繆相與何後殷鐵邪司徒以宰相不應帶神州遠遵先旨京口鄉基義重密邇畿内又不得不同驃騎陜西任要由來用宗室驃騎既去巴陵理應居之中流雖曰閑地控帶二江通接荆郢經塗之要由來有重鎮如此則揚州自成闕刺史卿若有辭便不知誰應處之此選大備與公卿疇懐非聊爾也固辭詹事領選徙為中書令常侍僕射揚州如故又進中書監領太子太傅常侍

揚州如故景文固辭太傅上遣新除尚書右僕射褚彦回宣旨不得已乃受拜時太子及諸皇子竝小上猶為身後計諸將帥吳喜壽寂之之徒慮其不能奉幼主並殺之而景文外戚貴盛張永累經軍旅又疑其將來難信乃自為謠言曰一士不可親弓長射殺人一士王字指景文弓長張字指張永景文彌懼乃自陳求解揚州詔答曰人居貴要但問心若為耳大明之世巢徐二戴位不過執戟權亢人主顔師伯白衣僕射橫行尚書中

衣粲作僕射領選而人往往不知有粲粲遷為令居之不疑令既省錄令便居昔之錄至置省事及幹僮竝依錄格粲作令來亦不異為僕射人情向粲淡然亦復不改常以此居貴位要任當有致憂兢不卿今雖作揚州太子太傅位雖貴而不關朝政可安不懼差於粲也卿虛心受榮有而不為累貴高有危殆之懼卑賤有溝壑之憂張單雙災木鴈兩失有心於避禍不如無心於任運夫千仞之木既摧於斧斤一寸之草亦悴於踐蹋高

崖之修幹與深谷之淺條存亡之要巨細一揆耳晉將
畢萬七戰死於牖下蜀相費禕從容坐談斃於刺客故
甘心於履危未必逢禍縱意於處安不必全福但貴者
自惜故每憂其身賤者自輕故易忘其己然為教者每
誠貴不誠賤言其貴滿好自恃也凡名位貴達人以存
懷泰則觸人改容否則行路嗟愕至如賤者否泰不足
以動人存亡不足以絓數死於溝瀆困於途路者天地
之間亦復何限人不係意耳以此而推貴何必難處賤

何必易安但人生自應畢慎為道行已用心務思謹惜若乃吉凶大期正應委之理運遭隨參差莫不由命也既非聖人不能見吉凶之先見正是依稀於理言可行而為之耳得吉者是其命吉遇不吉者是其命凶以近事論之景和之世晉平庶人從壽陽歸亂朝人皆為之戰慄而乃遇中興之運袁顗圖避禍於襄陽當時皆羨之謂為陵霄駕鳳遂與義嘉同滅駱宰見狂主語人云越王長頸鳥喙可與共憂不可共樂范蠡去而全身文

種留而遇禍今主長頸頗有越王之狀我在尚書中久
不去必危遂求江南縣諸都令史任京師者皆遭中興
之慶人人蒙爵級寧逢義嘉染罪金木纏身性命幾絶
卿耳目所聞見安危在運何可預圖邪上既有疾而諸
弟並已見殺唯桂陽王休範人才本劣不見疑出為江
州刺史慮一旦晏駕皇后臨朝則景文自然成宰相門
族強盛藉元舅之重歲暮不為純臣泰豫元年春上疾
篤遣使送藥賜景文死使謂曰朕不謂卿有罪然吾不

能獨死請子先之因手詔曰與卿周旋欲全卿門戶故有此處分敕至之夜景文政與客棊扣函看復還封置局下神色怡然不變方與客棊思行爭劫竟斂子內奩畢徐謂客曰奉敕見賜以死方以敕示客酒至未飲門客焦度在側憤怒發酒覆地曰大丈夫安能坐受死州中文武可數百人足以一奮景文曰知卿至心若見念者為我百口計乃墨啟答敕并謝贈詔酌謂客曰此酒不可相勸自仰而飲之時年六十追贈開府儀同三司

謚曰懿長子絢

絢字長素早惠年五六歲讀論語至周監於二代外祖何尚之戲之曰可改耶耶乎文哉絢應聲答曰尊者之名安可戲寧可道草翁之風必偃及長篤志好學位秘書丞先景文卒謚曰恭世子絢弟繢

繢字叔素弱冠秘書郎太子舍人轉中書舍人景文以此授超階令繢經年乃受景文封曲安侯繢襲其本爵為始平縣五等男元徽末為黃門郎東陽太守齊武帝

為撫軍吏部尚書張岱遜纉為長史呈遜牒高帝笑曰此可謂素望再遷義興太守輒録郡吏陳伯喜付陽羨獄欲殺之縣令孔逭不知何罪不受纉教為有司奏坐白衣領職後長兼侍中武帝出射雉纉信佛法稱疾不從永元元年卒於太常謚靖子纉女適武帝寵子安陸王子敬永明二年納妃修外舅姑之敬武帝遣文惠太子相隨往纉家置酒設樂公卿皆冠冕而去當世榮之纉弟約齊明帝世數年廢錮梁武帝時為太子中庶子

嘗謂約曰卿方當富貴必不容久滯屈及帝作輔謂曰我嘗相卿當富貴不言卿今日富貴便當見由歷侍中左戶尚書廷尉續長子儁不慧位止建安太守儁子克克美容貌善容止仕梁歷司徒右長史尚書僕射臺城陷仕侯景位太宰侍中録尚書事景敗克迎侯王僧辯問克曰勞事夷狄之君克不能對次問璽紱何在克默然良久曰趙平原將去平原名思賢景腹心也景授平原太守故克呼焉僧辯乃誚克曰王氏百世卿族便是

一朝而墜仕陳位尚書右僕射

蘊字彦深彧兄子也父揩太中大夫揩人才凡劣故蘊不為羣從所禮常懷恥慨家貧為廣德令明帝即位四方叛逆欲以將領自奮每撫刀曰龍泉太阿汝知我者叔父景文常誡之曰阿答汝滅我門户蘊曰答與童烏貴賤異童烏絢小字答蘊小字也及事寧封吉陽男歴晉陵義興太守所莅竝貪縱後為給事黄門侍郎桂陽之逼王道隆為亂兵所殺蘊力戰重創御溝側或扶以

免事平撫軍長史褚澄為吳郡太守司徒左長史蕭惠開明言於朝曰褚澄開城以納賊更為股肱大郡王藴被甲死戰棄而不收賞罰如此何憂不亂褚彥回慙乃議用藴為湘州刺史及齊高帝輔政藴與沈攸之連謀事敗斬於秣陵市

奐字道明或曰子也父粹字景深位黄門侍郎奐繼從祖球故小字彥孫年數歲常侍球許甚見愛奐諸兄出身諸王國常侍而奐起家著作佐郎琅邪顔延之與球

情款稍異常撫奂背曰阿奴始免寒士奂少而强濟叔父景文常以家事委之仕宋歷侍中祠部尚書轉掌吏部昇明初遷丹陽尹初王晏父普曜為沈攸之長史常懼攸之舉事不得還奂為吏部轉普曜為内職晏深德之及晏仕齊武帝以奂宋室外戚而從弟藴又同逆疑有異意晏叩頭保奂無異志時晏父母在都請以為質武帝乃止永明中累遷尚書右僕射王儉卒上欲用奂為尚書令以問晏晏位遇已重意不推奂答曰柳世隆

有勲望恐不宜在奐後乃轉左僕射加給事中出爲雍州刺史加都督奐寧蠻長史劉興祖不睦十一年奐遣軍主朱公恩征蠻失利興祖欲以啓聞奐大怒收付獄興祖於獄以針畫漆合盤爲書報家稱枉令啓聞而奐亦馳信啓上誣興祖扇動荒蠻上知其枉敕送興祖還都奐恐辭情翻背輒殺之上大怒遣中書舍人呂文顯直閤將軍曹道剛領兵收奐又别詔梁州刺史曹武自江陵步出襄陽奐子彪凶愚頗干時政時人咸切齒時

文顥以漆匣匣箜篌在船中因相誑云臺使封刀斬王彪及道剛曹武文顥俱至衆力既盛又懼漆匣之言於是議閉門拒命長史殷叡奂女壻也諫曰今開城門白服接臺使不過檻車徵還賜官免爵耳彪堅執不從叡又曰宜遣典籤間道送啓自申亦不患不被宥乃令叡書啓遣典籤陳道齊出城便為文顥所執叡又曰忠不背國勇不逃死百世門戶宜思後計孰與仰藥自全則身名俱泰叡請先驅螻蟻又不從奂門生鄭羽叩頭啓

奐乞出城迎臺使奐曰我不作賊欲先遣啓自申政恐
曹呂輩小人相陵藉故且閉門自守耳彪遂出戰敗走
歸土人起義攻州西門彪登門拒戰却之司馬黄瑶起
寧蠻長史裴叔業於城內起兵攻奐奐聞兵入禮佛未
及起軍人斬之彪及弟爽弼殷叡皆伏誅奐長子太子
中庶子融融弟司徒從事中郎琛於都棄市餘孫皆原
宥琛弟肅秉竝奔魏後得黄瑶起臠食之弟伷女爲長
沙王晃妃以男女竝長又且出繼特不離絶奐既誅故

舊無敢至者汝南許明達先為與參軍躬為殯斂經理甚厚當時高其節與弟份

份字季文仕宋位始安内史袁粲之誅親故無敢視者份獨往致慟由是顯名累遷大司農與誅後其子肅奔魏份自拘請罪齊武帝宥之肅屢引魏人至邊份嘗因侍坐武帝謂曰比有北信不份改容對曰肅既近忘墳栢寧遠憶有臣帝亦以此亮焉後位祕書監仕梁位散騎常侍領步兵校尉兼起部尚書武帝嘗於宴席問羣

臣曰朕為有為無份曰陛下應萬物為有體至理為無帝稱善後累遷尚書左僕射歷侍中特進左光祿大夫監丹陽尹卒謚曰胡子長子琳字孝璋位司徒左長史琳齊代取梁武帝妹義興長公主有子九人竝知名長子銓字公衡美風儀善占吐尚武帝女永嘉公主拜駙馬都尉銓雖學業不及弟錫而孝行齊焉時人以為銓錫二王可謂玉昆金友母長公主疾銓形貌瘠貶人不復識及居喪哭泣無常因得氣疾位侍中丹陽尹卒於

衛尉卿子溥字伯淮尚簡文帝女餘姚公主

銓弟錫字公嘏幼而警悟與兄弟受業至應休散輒獨

留不起精力不倦致損右目十三為國子生十四舉清

茂除祕書郎再遷太子洗馬時昭明太子尚幼武帝敕

錫與祕書郎張纘使入宮不限日數與太子游狎情兼

師友又敕陸倕張率謝舉王規王筠劉孝綽到洽張緬

為學士十人盡一時之選錫以戚屬封永安侯普通初

魏始連和使劉善明來聘敕中書舍人朱异接之善明

彭城舊族氣調甚高負其才氣酒酣謂异曰南國辯學如中書者幾人异曰异所以得接賓宴乃分職是司若以才辯相尚則不容見使善明乃曰王錫張纘北間所聞云何可見异具啓聞敕即使南苑設宴錫與張纘朱异四人而已善明造席遍論經史兼以嘲謔錫纘隨方酬對無所稽疑善明甚相歎挹他日謂异曰一日見二賢實副所期不有君子安能為國引宴之日敕使左右徐僧權於坐後言則書之累遷吏部郎中時年二十四

謂親友曰吾以外戚謬被時知兼比羸病庶務難擁安能捨其所好而徇所不能乃稱疾不拜便謝遣胥徒拒絶賔客掩扉覃思室宇蕭然諸子温凊隔簾趨倚公主乃命穿壁使子涉湜觀之卒年三十六贈侍中謚貞子

錫弟僉

僉字公會八歲丁父憂哀毁過禮初補國子生祭酒袁昂稱為通理累遷始興内史丁所生母憂固辭不拜又除南康内史在郡義興主薨詔起復郡後為太子中庶

子掌東宮管記卒贈侍中元帝下詔賢而不伐曰恭追
謚曰恭子僉弟通
通字公達仕梁為黄門侍郎敬帝承制以為尚書右僕
射陳武帝受禪遷右僕射太建元年為左光禄大夫六
年加特進侍中將軍光禄佐吏扶竝如故未拜卒謚曰
成弟勱
勱字公齊美風儀博涉書史恬然清簡未嘗以利欲干
懷仕梁為輕車河東王功曹史王出鎮京口勱將隨之

蕃范陽張纘時典選舉勱造纘言別纘嘉其風采乃曰
王生才地豈可游外府乎奏為太子洗馬後為南徐州
別駕從事史大同末梁武帝謁園陵道出朱方勱隨例
迎候敕令從輦側所經山川莫不顧問勱隨事應對咸
有故實又從登北顧樓賦詩辭義清典帝甚嘉之時河
東王為廣州刺史乃以勱為冠軍河東王長史南海太
守王至嶺南多所侵掠因懼罪稱疾委州還朝勱行州
府事越中饒沃前後守宰例多貪縱勱獨以清白著聞

入為給事黃門侍郎侯景之亂奔江陵歷位晉陵太守時兵饑之後郡中彫弊勱為政清簡吏人便安之徵為侍中遷五兵尚書會魏軍至元帝徵湘州刺史宜豐侯蕭循入援以勱監湘州及魏平江陵敬帝承制以為中書令加侍中歷陳武帝司空丞相長史侍中中書令並如故及蕭勃平以勱為廣州刺史未行改為衡州刺史王琳據有上流衡廣攜貳勱不得之鎮留于大庾嶺太建元年累遷尚書右僕射時東境大水以勱為晉陵太

守在郡甚有威惠郡人表請立碑頌勱政德詔許之徵為中書監重授尚書左僕射領右軍將軍卒謚曰溫子

勱弟質

質字子貞少慷慨涉獵書史梁世以武帝甥封甲口亭侯位太子中舍人庶子侯景濟江質領步騎頓于宣陽門外景軍至都質不戰而潰為桑門潛匿人間城陷後西奔荆州元帝承制歷位侍中吳州刺史領鄱陽内史魏平荆州侯瑱鎮盆城與質不協質率所部依于留異

陳永定二年武帝命質率所部隨都督周文育討王琳質與琳素善或譖云於軍中潛信交通武帝命文育殺質文育啓救之獲免文帝嗣位以為五兵尚書宣帝輔政為司徒左長史坐招聚博徒免官後為都官尚書卒諡曰安子弟固

固字子堅少清正頗涉文史梁時以武帝甥封莫口亭侯位丹陽尹丞梁元帝承制以為相國戶曹屬掌管記尋聘魏魏人以其梁氏外戚待之甚厚承聖元年為太

子中庶子遷尋陽太守䰟剋荆州固之鄱陽隨兄質度東嶺居信安縣陳永定中移居吳郡文帝以固清靜且欲申以婚姻天嘉中歷位中書令散騎常侍國子祭酒以其女為皇太子妃禮遇甚重廢帝即位授侍中金紫光禄大夫宣帝輔政固以廢帝外戚妳媪恒往來禁中頗宣密旨事洩比黨皆誅宣帝以固本無兵權且居處清素止免所居官禁錮太建中卒於太常卿謚恭子固清虛寡欲居喪以孝聞又信佛法及丁所生母憂遂終

身蔬食夜則坐禪晝誦佛經嘗聘魏因宴饗祭請停殺一羊羊於固前跪拜又宴昆明池魏人以南人嗜魚大設罟網固以佛法呪之遂一鱗不獲子寬位侍中

論曰王誕夙有名輩而間關夷險卒獲攀光日月蓋亦得其時焉奉光奉叔並得官成齊代而亮自著寒松斯為優矣瑩印章六毀豈鬼神之害盈乎景文弱年立譽芳聲籍甚榮貴之來匪由勢至若使泰始之朝身非外戚與衣褧群公方駸並路傾覆之災庶幾可免庾元規

之讓中書令義歸此矣與有愚子自致誅夷份脩嗣克
昌特鍾門慶美矣

南史卷二十三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四千七百五十四 史部

南史卷二十四

唐 李延壽 撰

列傳第十四

王裕之 孫秀之 延之 延之子綸之 延之曾孫峻 峻子琮 延之 阮韜

王鎮之 弟弘之 弘之孫晏 晏從弟思遠

王韶之

王悦之

王准之 曾孫清 清子猛 准之從弟逡之 珪之 族子素

王裕之字敬弘晉驃騎將軍廙之曽孫司州刺史胡之之孫也名與宋武帝諱同故以字行父茂之字興元晉陵太守敬弘少有清尚起家本國左常侍衛軍參軍性恬靜樂山水求為天門太守及之郡妻弟荆州刺史桓玄遣信要令過已敬弘至巴陵謂人曰靈寶正當欲見其姊我不能為桓氏贅壻乃遣別船送妻往江陵彌年不迎山郡無事恣其游適意甚好之後為南平太守去官居作唐縣界玄輔政及簒位屢召不下宋武帝以為

車騎從事中郎徐州中從事史征西將軍道規諮議參軍時府主簿宋協亦有高趣道規竝以事外相期嘗共酣飲敬弘因醉失禮爲外司所白道規即便引還重申初讌永初中累遷吏部尚書敬弘每被召即便祇奉旣到宜退旋復解官武帝嘉其志不苟違也除廬陵王師加散騎常侍自陳無德不可師範令王固讓不拜元嘉三年爲尚書僕射關署文案初不省讀嘗豫聽訟上問疑獄敬弘不對上變色問左右何故不以訊牒副僕射

敬弘曰臣乃得訊牒讀之正自不解上甚不悅雖加禮敬亦不以時務及之六年遷尚書令固讓表求還東上不能奪改授侍中特進左光禄大夫給親信三十人及東歸車駕幸冶亭餞送十二年徵為太子少傅敬弘詣都上表固辭不拜東歸上時不豫自力見焉十六年以為左光禄大夫開府儀同三司侍中如故又詣都表辭竟不拜東歸二十三年復申前命復辭明年薨於餘杭之舍亭山年八十八順帝昇明三年追謚文貞公敬弘

形狀短而起坐端方桓玄謂之彈棊發八勢所居舍亭山林澗環周備登臨之美故時人謂之王東山文帝嘗問為政得失對曰天下有道庶人不議上高其言左右嘗使二老婦女戴五條辮著青紋袴襦飾以朱粉女適尚書僕射何尚之弟述之敬弘嘗往何氏看女遇尚之不在因寄齋中臥俄頃尚之還敬弘還使二婦女守閤不聽尚之入云正熱不堪相見君可且去尚之於是移於他室上將為廬陵王納其女辭曰臣女幼既許孔淳

之息子恢之被召為祕書郎敬弘求為奉朝請與恢之書曰彼祕書有限故有競朝請無限故無競吾欲使汝處不競之地文帝嘉之並見許敬弘見兒孫歲中不過一再相見見輒剋日未嘗教子孫學問各隨所欲人或問之答曰丹朱不應乏教甯越不聞被捶恢之位新安太守嘗請假定省敬弘剋日見之至日輒不果假日將盡恢之求辭敬弘呼前至閤復不見恢之於閤外拜辭流涕而去恢之弟瓚之位吏部尚書金紫光禄大夫謚

貞子瓚之弟昇之位都官尚書瓚之子秀之
秀之字伯奮幼時祖父敬弘愛其風采仕宋爲太子舍
人父卒廬於墓側服闋復職吏部尚書褚彦回欲與結
婚秀之不肯以此頻爲兩府外兵參軍後爲晉平太守
朞年求還或問其故答曰此郡沃壤珍阜日至人所昧
者財財生則禍逐智者不昧財亦不逐禍吾山資已足
豈可久留以妨賢路乃上表請代時人以爲王晉平恐
富求歸仕齊爲豫章王嶷驃騎長史嶷於荆州立學以

秀之領儒林祭酒武帝即位累遷侍中祭酒轉都官尚書秀之祖父敬弘性貞正徐羨之傅亮當朝不與來往及致仕隱吳興與秀之父瓚之書深㫖以靜退瓚之為五兵尚書未嘗詣一朝貴江湛謂何偃曰王瓚之今便是朝隱及柳元景顏師伯貴要瓚之竟不候之至秀之為尚書又不與王儉款接三世不事權貴時人稱之轉侍中領射聲校尉出為隨王鎮西長史南郡內史後為輔國將軍吳興太守秀之先為諸王長史行事便歎曰

仲祖之識見於已多便無復仕進止營理舍亭山宅有終焉之志及除吳興郡隱業所在心願為之到郡修舊山移置輜重隆昌元年卒遺令朱服不得入棺祭則酒脯而已世人以僕妾直靈助哭當由喪主不能淳至欲以多聲相亂魂而有靈吾當笑之謚曰簡子

延之字希季昇之子也少靜默不交人事仕宋為司徒左長史清貧居宇穿漏褚彥回以啓宋明帝即敕材官為起三間齋屋歷吏部尚書尚書左僕射宋德既衰齊

高帝輔政朝野之情人懷彼此延之與尚書令王僧虔中立無所去就時人語曰二王居平不送不迎高帝以此善之昇明三年出為江州刺史加都督齊建元元年進號鎮南將軍延之與金紫光禄大夫阮韜俱宋領軍將軍劉湛外甥竝有早譽湛甚愛之曰韜後當為第一延之為次也延之甚不平每致餉下都韜與朝士同例高武聞之與延之書曰韜云卿未嘗有別意當由劉家月旦故邪韜字長明陳留人晉金紫光禄大夫裕玄孫

也為南兗州別駕刺史江夏王義恭逆求資費錢韜曰
此朝廷物執不與宋孝武選侍中四人竝以風貌王彧
謝莊為一雙韜與何偃為一雙常充兼假至始興王師
卒延之居身簡素清静寡慾凡所經歷務存不擾在江
州禄俸外一無所納獨處齋内未嘗出戶吏人罕得見
焉雖子弟亦不妄前時時見親舊未嘗及世事從容談
詠而已後為尚書左僕射尋領竟陵王師卒謚簡子
子綸之字元章為安成王記室參軍偃仰召會退居僚

末司徒袁粲聞而歎曰格外之官便今日為重貴游居此位者遂以不掌文記為高自綸之始也齊永明中歷位侍中出為豫章太守下車祭徐孺子許子將墓圖畫陳蕃華歆謝鯤像於郡朝堂為政寛簡稱良二千石武帝幸琅邪城綸之與光禄大夫全景文等二十一人坐不參承為有司奏免官後位侍中都官尚書卒自敬弘至綸之竝方嚴皆𠣙日乃見子孫蓋家風也綸之子昕有業行居父憂過禮謝瀹欲遣參之孔珪曰何假參此

豈有全理以憂卒

峻字茂遠秀之子也少美風姿善容止仕齊為桂陽内史梁天監初為中書侍郎武帝甚悦其風采與陳郡謝覽同見賞擢累遷侍中吏部尚書處選甚得名譽峻性詳雅無趨競心嘗與謝覽約官至侍中不復謀進仕覽自吏部尚書出為吳興郡平心不畏強禦亦由處俗情薄故也峻為侍中已後雖不退身亦淡然自守無所營務遷金紫光禄大夫未拜卒諡惠子子琮為國子生尚

始興王女繁昌主琮不慧為學生所嗤遂離婚峻謝王
王曰此自上意僕極不願如此峻曰下官曽祖是謝仁
祖外孫亦不藉殿下姻媾為門戶耳
王鎮之字伯重晉司州刺史胡之之從孫而裕之從祖
弟也祖耆之位中書郎父隨之上虞令鎮之為剡上虞
令竝有能名桓玄輔晉以為大將軍録事參軍時三吳
饑荒遣鎮之銜命賑䘏而會稽内史王愉不奉符旨鎮
之依事糾奏愉子綏玄之外甥當時貴盛鎮之為所排

抑以母老求補安成太守以母憂去職在官清潔妻子無以自反乃棄官致喪還上虞舊墓葬畢為子摽之求安復令隨子之官服闋為征西道規司馬南平太守後為御史中丞執正不撓百僚憚之出為建威將軍平越中郎將廣州刺史加都督宋武帝謂人曰鎮之少著清績必將繼美吳隱嶺南獘俗非此不康也在鎮不受俸禄蕭然無營去官之日不異初至武帝初建相國府為諮議參軍領録事善於吏職嚴而不殘遷宋臺祠部尚

書武帝踐阼卒於宣訓衛尉弟弘之

弘之字方平少孤貧為外祖徵士何準所撫育從叔獻之及太原王恭竝貴重之仕晉為司徒主簿家貧性好山水求為烏傷令桓玄輔晉桓謙以為衛軍參軍時殷仲文還姑熟祖送傾朝謙要弘之同行答曰凡祖離送別必在有情下官與殷風馬不接無緣扈從謙貴其言母隨兄鎮之之安成郡弘之解職同行義熙中何無忌及宋武帝辟召一無所就家在會稽上虞從兄敬弘為

吏部尚書奏弘之為太子庶子不就文帝即位敬弘為尚書左僕射陳弘之高行徵為通直散騎常侍又不就敬弘嘗解貂裘與之即著以採藥性好釣上虞江有一處名三石頭弘之常垂綸於此經過者不識之或問漁師得魚賣不弘之曰亦自不得得亦不賣日夕載魚入上虞郭經親故門各以一兩頭置門內而去始寧沃川有佳山水弘之又依巖築室謝靈運顏延之竝相欽重靈運與廬陵王義真牋曰會境既豐山水是以江左嘉

遒竝多居之至若王弘之拂衣歸耕踰歷三紀孔淳之隱約窮岫自始迄今阮萬齡辭事就閑纂戎先業既遠同義唐亦激貪厲競若遣一介有以相存真可謂千載盛美也弘之元嘉四年卒顔延之欲為作誄書與其子曇生曰君家高世之善有識歸重豫染豪翰所應載述况僕託慕末風竊以叙德為事但恨短筆不足書美誄竟不就曇生好文義以謙和見稱歷吏部尚書太常卿孝武末為吳興太守明帝初興與四方同逆戰敗歸降

被宥終於中散大夫阮萬齡陳留尉氏人祖思曠左光
禄大夫父寧黄門侍郎萬齡少知名為孟昶建威長史
時袁豹江夷相係為昶司馬時人謂昶府有三素望萬
齡家在會稽剡縣頗有素情位左户尚書太常出為湘
州刺史無政績後為散騎常侍金紫光禄大夫卒曇生
弟普曜位秘書監普曜子晏
晏字休默一字士彦仕宋初為建安國左常侍稍至車
騎晉熙王爕安西板晏主簿時齊武帝為長史與晏相

遇府轉鎮西板晏為記室沈攸之事難隨武帝鎮盆城齊高帝時威權雖重而衆情猶有疑惑晏便專心奉事軍旅書翰皆見委性甚便僻漸見親待常參議機密建元初為太子中庶子武帝在東宮專斷朝事多不聞啓晏慮及罪稱疾自疎武帝即位為長史兼侍中意任如舊遷侍中祭酒遭母喪起為司徒左長史晏父普曜藉晏勢多歷通官普曜卒晏居喪有禮永明六年為丹陽尹晏位任親重自豫章王嶷尚書令王儉皆降意接之

而晏每以疎漏被責連稱疾久之轉為江州刺史泣不願出留為吏部尚書太子右率終以舊恩見寵時尚書令王儉雖貴而疎晏既領選權行臺閣與儉頗不平儉卒禮官欲依王導謚為文獻晏啓上曰導乃得此謚但宋來不加素族謂親人曰平頭憲事已行矣十一年為右僕射領太孫右衛率武帝崩遺旨以尚書事付晏及徐孝嗣欝林即位轉左僕射及明帝謀廢立晏便響應接奉轉尚書令封曲江縣侯給鼓吹一部甲仗五十人

入殿時明帝形勢已布而莫敢先言蕭諶兄弟握兵權遲疑未決晏頻三夜微步詣諶議時人以此窺之明帝與晏東府語及時事晏抵掌曰公嘗言晏怯今定如何建武元年進號驃騎大將軍給班劒二十人又加兵百人領太子少傅進爵為公以魏軍動給兵千人晏篤於親舊為時所稱至是自謂佐命維新言論常非武帝故事衆始怪之明帝雖以事際須晏而心相疑斥料簡武帝中詔得與晏手詔三百餘紙皆是論國家事永明中

武帝欲以明帝代晏領選晏啓曰鸞清幹有餘然不諳百氏恐不可居此職乃止及見此詔愈猜薄之帝初即位始安王遥光便勸誅晏帝曰晏於我有勲且未有罪遥光曰晏尚不能為武帝安能為陛下帝黙然變色時帝常遣心腹左右陳世範等出塗巷采聽異言由是以晏為事晏性浮動志欲無厭自謂旦夕開府又望録尚書每謂人曰徐公應為令又和徐詩云槐序候方調其名位在徐前若三槐則晏不言自顯人或譏之晏人望

未重又與上素疎中興初雖以事計委任而内相疑阻晏無防意既居朝端事多專決内外要職並用周旋門義每與上爭用人數呼相工自視云當大貴與客語好屏人上聞疑晏欲反遂有誅晏意有鮮于文粲與晏子德元往來容探朝旨告晏有異志又左右單景儁陳世範等采巫覡言啓上云晏懐異圖是時南郊應親奉景儁等言晏因此與武帝故主帥於道中竊發會獸犯郊壇帝愈懼未郊前一日上乃停行先報晏及徐孝嗣孝

嗣奉旨而晏陳郊祀事大必宜自力景儁言益見信元會畢乃召晏於華林省誅之下詔顯其罪稱以河東王鉉識用微弱欲令守以虛器並令收付廷尉晏之為員外郎也父普曜齋前柏樹忽變成梧桐論者以為梧桐雖有栖鳳之美而失後凋之節及晏敗果如之又未敗前見屋桷子悉是大虵就視之猶木也晏惡之乃以紙裹桷子猶紙内摇動簌簌有聲又於北山廟荅賽夜還晏醉部伍人亦飲酒羽儀錯亂前後十餘里中不復禁

制識者云此不復久也未幾而敗晏子德元有意尚位車騎長史德元初名湛武帝曰劉湛江湛竝不善終此非佳名也晏乃改之至是及誅晏弟詡位少府卿敕未登黄門郎不得畜女伎詡與射聲校尉陰玄智坐畜伎免官禁錮十年敕特原詡亦篤舊後拜廣州刺史晏誅上遣殺之

思遠晏從父弟也父羅雲平西長史思遠八歲父卒祖弘之及外祖新安太守羊敬元並栖退高尚故思遠少

無仕心宋建平王景素辟南徐州主簿深見禮遇景素被誅左右離散思遠親視殯葬手植松栢與廬江何昌㝢沛郡劉璡上表理之事感朝廷景素女廢為庶人思遠分衣食以相資贍年長為備笄總訪求素對傾家送遣齊建元初歷竟陵王司徒録事參軍太子中舍人文惠太子與竟陵王子良素好士竝蒙賞接思遠求出為遠郡除建安内史長兄思玄卒思遠友于甚至表乞自解不許及祥日又固陳武帝乃許之仍除中書郎大司

馬諮議詔舉士竟陵王子良薦思遠及吳郡顧暠之陳郡殷叡時邵陵王子貞為吳郡除思遠為吳郡丞以本官行郡事論者以為得人後拜御史中丞臨海太守沈昭略贓私思遠依事劾奏明帝及思遠從兄晏昭略叔父文季竝請止之思遠不從案事如故建武中遷吏部郎思遠以晏為尚書令不欲竝居内臺權要之職上表固讓乃改授司徒左長史初明帝廢立之際思遠謂晏曰兄荷武帝厚恩今一旦贊人如此事彼或可以權計

相須未知兄將何以自立及此引決猶可保全門戶不失後名晏曰方啜粥未暇此事及拜驃騎會子弟謂思遠兄思徵曰隆昌之末阿戎勸吾自裁若用其語豈有今日思遠遽應曰如阿戎所見猶未晚也晏既不能謙退位處朝端事多專斷內外要職並用門生帝外迹甚美內相疑異思遠謂曰時事稍異兄覺不凡人多拙於自謀而巧於謀人晏默然不答思遠退後晏方歎曰天下人遂勸人自殺旬日晏及禍明帝後知思遠有此言

謂江祏曰王晏早用思遠語當不至此思遠立身簡潔諸客有詣已者覘知衣服垢穢方便不前形儀新楚乃與促膝雖然及去之後猶令二人交帚拂其坐處明帝從祖弟季敞性甚豪縱使詣思遠令見禮度都水使者李珪之常曰見王思遠終日匡坐不妄言笑簪帽衣領無不整潔便憶丘明士見明士蓬頭散帶終日酣醉吐論從横唐突卿宰便復憶見思遠言其兩反也上既誅晏思遠遷為侍中掌優策及起居注卒年四十九贈太

常謚曰貞子思遠與顧曇之善曇之卒後家貧思遠迎其妻子經恤甚至曇之字士明少孤好學有義信位太子中舍人兼尚書左丞

王韶之字休泰胡之從孫而敬弘從祖弟也祖羨之鎮軍掾父偉之少有志尚當世詔命表奏輒手自書寫泰元隆安時事大小悉撰録位本國郎中令韶之家貧好學嘗三日絶糧而執卷不輟家人誚之曰困窮如此何不耕答曰我常自耕耳父偉之為烏程令韶之因居縣

境好史籍博涉多聞初為衛將軍謝琰行參軍得父舊
書因私撰晉安帝陽秋及成時人謂宜居史職即除著
作佐郎使續後事訖義熙九年善叙事辭論可觀遷尚
書祠部郎晉帝自孝武以來常居内殿武官主書於中
通呈以省官一人管詔誥任西省因謂之西省郎傅亮
羊徽相代在職義興十一年宋武帝以韶之博學有文
辭補通直郎領西省事轉中書侍郎晉安帝之崩武帝
使韶之與帝左右密加酖毒恭帝即位遷黄門侍郎領

著作西省如故凡諸詔黄皆其辭也武帝受命加驍騎將軍黄門如故西省職解復掌宋書坐璽制謬誤免黄門事在謝晦傳韶之為晉史序王珣貨殖王廞作亂珣子弘廞子華並貴顯韶之懼為所陷深附結徐羨之傅亮等少帝即位遷侍中出為吳郡太守羨之被誅王弘入相領揚州刺史弘雖與韶之不絶諸弟未相識者皆不復往來韶之在郡常慮為弘所繩夙夜勤勵政績甚美弘亦抑其私憾文帝兩嘉之韶之稱為良守徵為祠

部尚書加給事中坐去郡長取送故免官後為吳興太守卒撰孝傳三卷文集行於世宋廟歌辭韶之所制也子曄位臨賀太守

王悅之字少明晉右軍將軍羲之曾孫也祖獻之中書令父靖之司徒左長史為劉穆之所厚就穆之求侍中如此非一穆之曰卿若不求久自得之遂不果悅之少厲清操亮直有風檢為吏部郎隣省有會同者遺悅之餅一甌辭不受曰此費誠小然少來不願當之宋明帝

泰始中為黄門郎御史中丞上以其廉介賜良田五頃以為侍中在門下盡其心力掌檢校御府太官太醫諸署時承奢忲之後姦竊者衆悅之按覆無所避得姦巧甚多於是衆署共呪詛悅之病甚恒見两烏衣人捶之及卒上乃収典掌者十許人桎梏之送淮陰密令度瓜步江投之中流

王准之字元曾晉尚書僕射彬玄孫也曾祖彪之位尚書令祖臨之父納之竝御史中丞彪之博聞多識練悉

朝儀自是家世相傳竝諳江左舊事緘之青箱世謂之王氏青箱學准之兼明禮傳贍於文辭桓玄篡位以為尚書祠部郎宋武帝起兵為太尉主簿出為山陰令有能名預討盧循功封都亭侯宋臺建除御史中丞為百僚所憚自彪之至准之四世居此職准之嘗作五言詩范泰嘲之卿唯解彈事耳准之正色答猶差卿世載雄狐坐世子左衛率謝靈運殺人不舉免官武帝受命拜黄門侍郎永初中奏曰鄭玄注禮三年之喪二十七月

而吉古今學者多謂得禮之宜晉初用王肅議祥禫共月故二十五月而除遂以為制江左以來準晉朝施用搢紳之士多遵玄義夫先王制禮以大順羣心喪也寧戚著自前經今大宋開泰品物遂理愚謂宜同即物情以玄義為制朝野一禮則家無殊俗從之元嘉中歷位侍中都官尚書改領吏部出為丹陽尹淮之究識舊儀問無不對時大將軍彭城王義康録尚書事每歎曰何須高論玄虛正得如王准之兩三人天下便足然寡風

素情悁急不為時流所重撰儀注咸見遵用卒贈太常
子興之征虜主簿興之子進之仕齊位給事黄門侍郎
扶風太守梁武帝之舉兵也所在響應隣郡多請進之
同遣修謁進之曰非吾志也竟不行武帝嘉之梁臺建
歷尚書左丞廣平天門二郡太守左衛將軍封建寧公
進之子清位散騎常侍金紫光禄大夫鎮東府長史新
野東陽二郡太守安南將軍封中盧公承聖末陳武帝
殺太尉王僧辯遣文帝攻僧辯壻杜龕龕告難於清引

兵援龕大敗陳文帝於吳興追奔至晉陵時廣州刺史歐陽頠亦同清援龕中更改異殺清而歸陳武帝子猛猛字世雄本名勇五歲而父清遇害陳文帝軍度浙江訪之將加夷滅母韋氏攜之遁于會稽遂免及長勤學不倦博涉經史兼習孫吳兵法以父遇酷終文帝之世不聽音樂蔬食布衣以喪禮自處宣帝立乃始求位太建初釋褐鄱陽王府中兵參軍再遷永陽王府録事參軍猛慷慨常慕功名先是上疏陳安邊拓境之策甚見

嘉納至是詔隨大都督吳明徹略地以軍功封應陽縣子累遷太子右衛率徙晉陵太守威惠兼舉姦盜屏跡富商野次云以付王府君郡人歌之以比漢之趙廣漢至德初徵為左驍騎將軍加散騎常侍深見信重時孔範施文慶等並相與比周害其梗直議將出之而未有便會廣州刺史馬靖不受徵乃除猛都督東衡州刺史領始興内史與廣州刺史陳方慶共取靖猛至即禽靖送建業進爵為公加先勝將軍平越中郎將大都督發

廣桂等二十州兵討嶺外荒梗所至皆平禎明二年詔授鎮南大將軍都督二十四州諸軍事尋命徙鎮廣州未之鎮而隋師濟江猛總督所部赴援時廣州刺史臨汝侯方慶西衡州刺史衡陽王伯信並隷猛督府各觀望不至猛使高州刺史戴智烈清遠太守曽孝遠各以輕兵就斬之而發其兵及聞臺城不守乃舉哀素服藉豪不食歎曰申包胥獨何人哉因勒兵縁江拒守以固誠節及審後主不死乃遣其部將辛昉馳驛赴京師歸

款隋文帝大悅謂昉曰猛懷其舊主送故情深即是我之誠臣保守一方不勞兵甲又是我之功臣即日拜昉開府儀同三司仍詔猛與行軍總管韋洸便留嶺表經略猛母妻子先留建業因隨後主入京詔賜宅及什物甚厚别賚物一千段及遣璽書勞猛仍討平山越馳驛奏聞時文帝幸河東會猛使至大悅楊素賀因曰昔漢武此地聞喜用改縣名王猛今者告捷遠符前事於是又降璽書褒賞以其長子繕為開府儀同三司猛尋卒

於廣州文帝聞而痛之遣使弔祭贈上開府儀同三司封歸仁縣公命其子繕襲仍授普州刺史仁壽元年繕弟續表陳猛志求葬關中詔許之仍贈使持節大將軍宋州刺史三州諸軍事謚曰成納之弟瓌之字道茂位司空諮議參軍瓌之子逡之

逡之字宣約少禮學博聞仕宋位吳令昇明末尚書右僕射王儉重儒術逡之以著作郎兼尚書左丞參定齊國儀禮初儉撰古今喪服集記逡之難儉十一條更撰

世行五卷國學久廢齊建元二年邃之先上表立學轉國子博士又兼著作永明起居注後位南康相光祿大夫加給事中邃之率素衣裳不澣几案塵黑年老手不釋卷建武二年卒從弟珪之位長水校尉撰齊職儀永明九年其子中軍參軍顥啓上其書凡五十卷詔付祕閣

素字休業彬五世孫而邃之族子也高祖翘之晉光祿大夫曽祖望之祖泰之並不仕父元弘位平固令素少

有志行家貧母老隱居不仕宋孝建大明泰始中屢徵不就聲譽甚高山中有蛭清長聽之使人不厭而其形甚醜素乃為蛭賦以自況卒年五十四

論曰昔晉初度江王導卜其家世郭璞云淮流竭王氏滅觀夫晉氏以來諸王冠冕不替蓋亦人倫所得豈惟世祿之所傳乎及于陳亡之年淮流實竭曩時人物掃地盡矣斯乃興亡之兆已有前定天之所廢豈智識之所謀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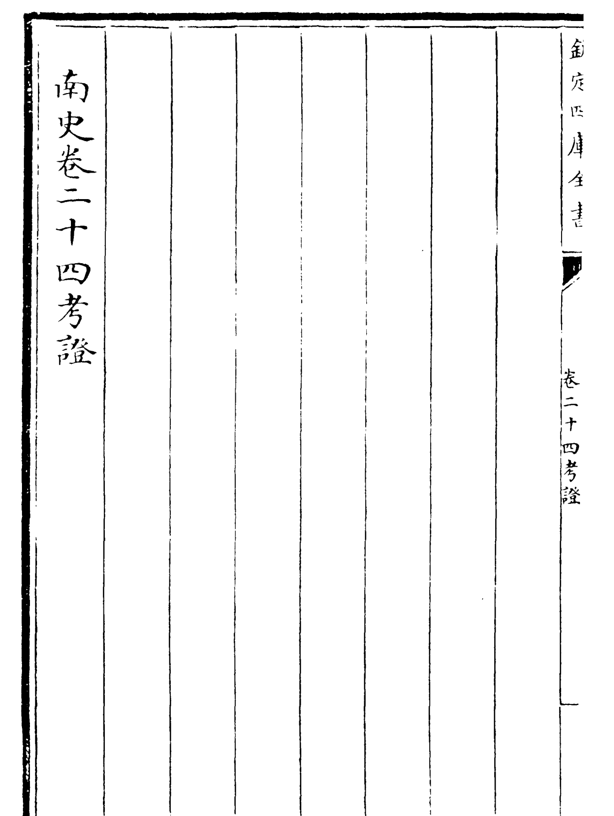
南史卷二十四

南史卷二十四考證

王延之傳即敕材官為起三間齋屋○材監本誤校今从各本改

王鎮之傳晉司州刺史胡之之從孫○孫監本誤祖今訂正

王思遠傳與廬江何昌寓沛郡劉璡上表理之○寓監本訛寓今改正



南史卷二十四考證

謹案卷二十三第七頁前七行我昔從東度為吳

興按毛本東度作東交

第十八頁前六行傾動内外刋本傾訛領據毛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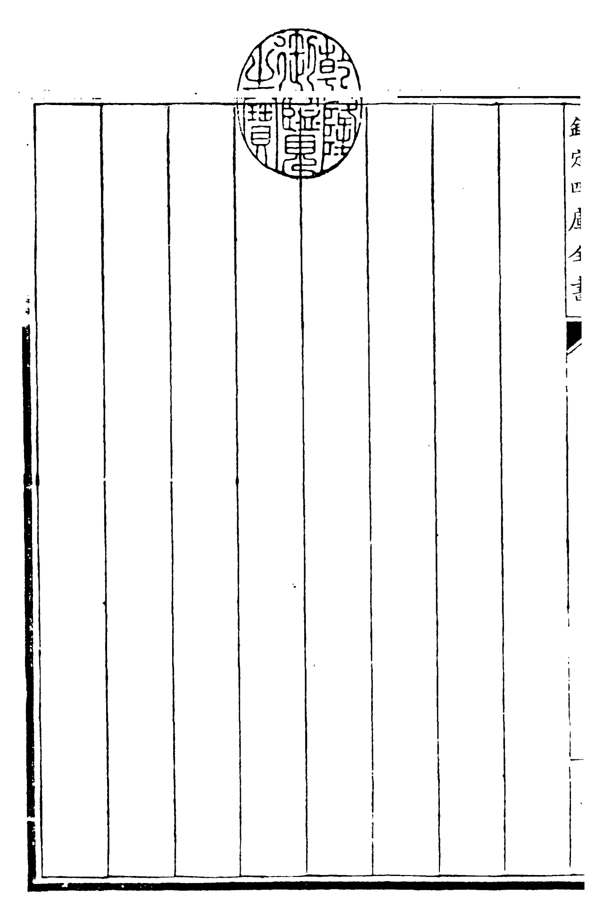
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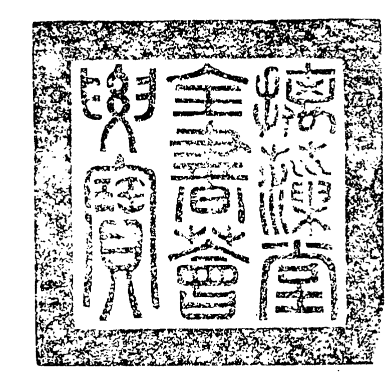
卷二十四第十三頁前八行夜還晏醉刋本醉訛

辭據毛本改

第十三頁後一行未幾而敗刋本敗訛散據毛本

改





總校官庶吉士臣張能照

校對官檢討臣王福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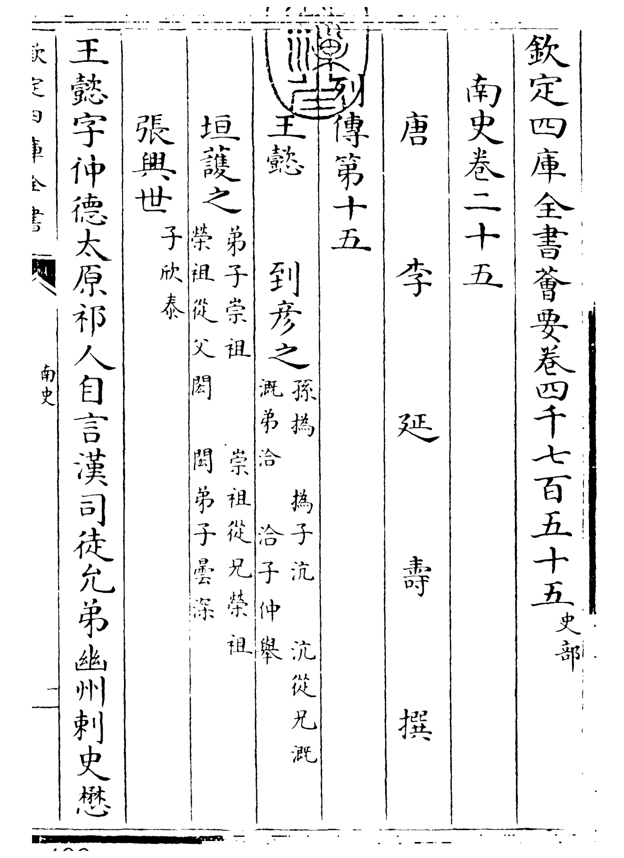
謄録舉人臣勵守訓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史部

南史卷二十五
六

詳校官內閣侍讀臣孫球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四千七百五十五　史部

南史卷二十五

唐　李　延　壽　撰

列傳第十五

王懿　到彥之孫撝　撝子沆　沆從兄溉　溉弟洽　洽子仲舉

垣護之弟子崇祖　崇祖從兄榮祖　榮祖從父閎　閎弟子曇深

張興世子欣泰

王懿字仲德太原祁人自言漢司徒允弟幽州刺史懋

七世孫也祖宏仕石季龍父苗仕苻堅皆至二千石仲德少沉審有意略事母甚謹學通陰陽精解聲律苻氏之敗仲德年十七及兄叡同起義兵與慕容垂戰敗仲德被重創走與家屬相失路經大澤困未能去臥林中有一小兒青衣年可七八歲騎牛行見仲德驚曰漢已食未仲德言飢小兒去須臾復來得飯與之食畢欲行而暴雨莫知津逗有一白狼至前仰天而號號訖銜仲德衣因度水仲德隨後得濟與叡相及度河至滑臺復

為翟遼所留使為將帥積年仲德欲南歸乃棄遼奔太山遼追騎急夜行忽見前有猛炬導之乘火行百許里以免晉太元末徙居彭城兄弟名犯晉宣元二帝諱故皆以字行叡字元德北土重同姓並謂之骨肉有遠來相投者莫不竭力營贍若有一人不至者以為不義不為鄉邑所容仲德聞王愉在江南貴盛是太原人乃遠來歸愉愉接遇甚薄因至姑熟投桓玄值玄篡見輔國將軍張暢言及世事仲德曰自古革命誠非一族然今

之起者恐不足以濟大事元德果勁有計略宋武帝甚知之告以義舉使於都下襲玄仲德聞其謀謂元德曰天下事不可不密且兵亦不貴遲巧玄情無遠慮好冒夜出入今取之正須一夫力耳事泄元德為玄誅仲德竄走會義軍剋建業仲德抱元德子方回出候武帝帝於馬上抱方回與仲德相對號慟追贈元德給事中封安復縣侯以仲德為鎮軍中兵參軍武帝伐廣固仲德為前驅戰輒破之大小二十餘戰盧循冦逼衆議並欲

遷都仲德正色曰今天子當陽南面明公命世作輔新建大功威震六合祆冦豕突恃我遠征既聞凱入將自奔散今日投草莽則同匹夫匹夫號令何以威物此謀若立請從此辭帝悅及武帝與循戰於左里仲德功冠諸將封新淦縣侯義熙十二年北伐進仲德征虜將軍加冀州刺史督前鋒諸軍事冠軍將軍檀道濟龍驤將軍王鎮惡向洛陽寧朔將軍劉遵考建武將軍沈林子出石門寧朔將軍朱超石胡藩向半城咸受統於仲德

仲德率龍驤將軍朱牧寧遠將軍竺靈秀嚴綱等開鉅野入河乃總衆軍進據潼關長安平以仲德為太尉諮議參軍武帝欲遷都洛陽衆議咸以為宜仲德曰非常之事人所駭今暴師經載士有歸心故當以建鄴為王基遷都宜候文軌大同帝深納之使衛送姚泓先還彭城武帝受命累遷徐州刺史加都督元嘉中到彥之北侵仲德同行魏棄河南司兗三州平定三軍咸喜而仲德有憂色曰諸賢不諳北土情偽必墮其計諸軍進屯

靈昌魏軍於委粟津度河虎牢洛陽並不守彦之聞二城並没欲焚舟步走仲德曰洛陽既敗虎牢無以自立理數必然也去我猶自千里滑臺尚有强兵若便捨舟士卒必散且當入濟至馬耳谷口更詳所宜乃回軍沿濟南歷城步上焚舟棄甲還至彭城仲德坐免官尋與檀道濟救滑臺糧盡乃歸自是復失河南九年又為徐州刺史仲德三臨徐州威德著於彭城立佛寺作白狼童子像於塔中以在河北所遇也進號鎮北大將軍十

五年卒謚曰桓侯亦於廟立白狼童子壇每祭必祠之子正循嗣為家僮所殺仲德兄孫文和景和中為征北義陽王昶府佐昶於彭城奔魏部曲皆散文和獨送至界上昶謂曰諸人皆去卿有老母何獨不去文和乃去昇明中為巴陵内史沈攸之事起文和斬其使馳白齊武帝及齊永明年中歷青兾兖益四州刺史

到彦之字道豫彭城武原人楚大夫屈到後也宋武帝討孫恩以鄉里樂從每有戰功義旗將起彦之家在廣

陵臨川武烈王道規剋桓弘彦之時近行閒事捷馳歸而道規已南度江倉卒晚方獲濟及至京口武帝已向建鄴孟昶居守留之及見武帝被責不自陳昶又不申理故不加官義熙元年補鎮軍行參軍六年盧循逼都彦之與檀道濟掩循輜重與循黨荀林戰敗免官後以軍功封佷山縣子為太尉中兵參軍驃騎將軍道憐鎮江陵以彦之為驃騎諮議參軍尋遷司馬南郡太守又從文帝西鎮除使持節南蠻校尉武帝受命進爵為侯

彦之佐守荆楚垂二十載威信為士庶所懐及文帝入奉大統以徐羡之等新有簒虐懼欲使彦之領兵前驅彦之曰了彼不貳便應朝服順流若使有虞此師既不足恃更開嫌隙之端非所以副遠邇之望也會雍州刺史褚叔度卒乃遣彦之權鎮襄陽羡之等欲即以彦之為雍州上不許徵為中領軍委以戎政彦之自襄陽下謝晦已至鎮慮彦之不過巳彦之至楊口步往江陵深布誠款晦亦厚自結納彦之留馬及利劔名刀以與晦

晦由此大安元嘉三年討晦進彦之鎮軍於彭城洲戰不利咸欲退還夏口彦之不回會檀道濟至晦乃敗走江陵平因監荆州州府事改封建昌縣公其秋遷南豫州刺史監六州諸軍事鎮歴陽上於彦之恩厚將加開府欲先令立功七年遣彦之制督王仲德竺靈秀尹沖段宏趙伯符竺靈真庾俊之朱脩之等北侵自淮入泗泗水滲日裁行十里自四月至七月始至東平須昌縣魏滑臺虎牢洛陽守兵並走彦之留朱脩之守滑臺尹

沖守虎牢杜驥守金墉十年魏軍向金墉城次至虎牢
杜驥奔走尹沖衆潰而死魏軍仍進滑臺時河氷將合
糧食又罄彦之先有目疾至是大動將士疾疫乃回軍
焚舟步至彭城初遣彦之資寳甚盛及還凡百蕩盡府
藏為空文帝遣檀道濟北救滑臺收彦之下獄免官兖
州刺史竺靈秀弃軍伏誅明年夏起為護軍九年復封
邑固辭明年卒乃復先户邑謚曰忠公孝建三年詔彦
之與王華王曇首配食文帝廟庭長子元度位益州刺

史少子仲度嗣位驃騎從事中郎兄弟並有才用皆早卒仲度子擕

擕字茂譏襲爵建昌公宋明帝立欲收物情以擕功臣之後自長兼左户郎中擢為太子洗馬擕資藉豪富厚自奉養供一身一月十萬宅宇山池伎妾姿藝皆窮上品才調流贍善納交游愛伎陳玉珠明帝遣求不與逼奪之擕頗怨帝令有司誣奏將殺之擕入獄數宿鬚鬢皆白免死繫尚方奪封與弟賁擕由是更以貶素自立

明帝崩弟賁讓封還撝朝議許之弟遁元徽中為南海太守在廣州昇明元年沈攸之反刺史陳顯達起兵應朝廷遁猶豫見殺遁家人在都從野夜歸見兩三人持埿畝其家門須臾而滅明日而遁死問至撝懼詣齊高帝謝即扳撝武帝中軍諮議參軍建元初國除武帝即位累遷司徒左長史宋時武帝與撝同從宋明帝射雉郊野渴倦撝得早青瓜與上對剖食之上又數游撝家懷其舊德至是一歲三遷永明元年為御史中丞車駕

幸丹陽郡宴飲撝恃舊酒後狎侮同列謂庾杲之曰蠢爾蠻荆其俗鄙復謂虞悰曰斷髮文身其風陋王晏既貴雅步從容又問曰王散騎復何故爾晏先為國常侍轉員外散騎郎此二職清華所不為故以此嘲之王敬則執樸查以刀子削之又曰此非元徽頭何事自契之為左丞庾杲之所糺以贖論再遷左衛將軍隨王子隆帶彭城郡撝問訊不脩部下敬為有司舉免官後為五兵尚書廬陵王中軍長史卒子沆嗣

沈字茂灐幼聰敏五歲時父𢹂於屏風抄古詩沈請教讀一遍便能諷誦及長善屬文工篆隸美風神容止可悅梁天監初為征虜主簿東宫建以為太子洗馬時文德殿置學士省名高才碩學待詔沈通籍焉武帝宴華光殿命羣臣賦詩獨詔沈為二百字三刻便成沈於坐立奏其文甚美俄以洗馬管東宫書記及散騎省優策文三年詔尚書郎在職清能者為侍郎以沈為殿中曹侍郎此曹以文才選沈從父兄溉洽並有才名時相代

為之見榮當世遷太子中舍人沉為人謙敬口不論人短任昉范雲皆與善後卒於北中郎諮議參軍所著詩賦百餘篇

溉字茂灌𢷬弟子也父坦齊中書郎溉少孤貧與兄沼弟洽俱知名起家王國左常侍樂安任昉大相賞好坦提攜溉洽二人廣為聲價所生母魏本寒家悉越中之資為二兒推奉昉梁天監初昉出守義興要溉洽之郡為山澤之遊昉還為御史中丞後進皆宗之時有彭城

劉孝綽劉苞劉孺吳郡陸倕張率陳郡殷芸沛國劉顯及溉洽車軌日至號曰蘭臺聚陸倕贈昉詩云和風雜美氣下有真人遊壯矣荀文若賢哉陳太丘今則蘭臺聚萬古信為儔任君本達識張子復清脩既有絶塵到復見黄中劉時謂昉為任君比漢之三君到則溉兄弟也除尚書殿中郎後為建安太守昉以詩贈之求二衫段云鐵錢两當一百易代名實為患當及時無待涼秋日溉荅云余衣本百結閩中徒八蠶假令金如粟詎使

廉夫貪還為太子中舍人溉長八尺眉目如點白皙美鬚髯舉動風華善於應荅上用為通事舍人中書郎兼吏部太子中庶子湘東王繹為會稽太守以溉為輕車長史行府郡事武帝勑繹曰到溉非直為汝行事足為汝師溉嘗夢武帝遍見諸子至湘東而脫帽與之於是密敬事焉遭母憂居喪盡禮所處廬開方四尺毀瘠過人服闋猶蔬食布衣者累載歷御史中丞都官左户二尚書掌吏部尚書時何敬容以令參選事有不允溉輒

相執敬容謂人曰到溉尚有餘臭遂學作貴人敬容日方貴寵人皆下之溉作之如初溉祖彦之初以擔糞自給故世以為譏云後省門鴟尾被震溉左遷光禄大夫所莅以清白自脩性又率儉不好聲色虛室單牀傍無姬侍冠履十年一易朝服或至穿補傳呼清路示有朝章而已後為散騎常侍侍中國子祭酒表求列武帝所撰正言於學請置正言助教二人學生二十人尚書左丞賀琛又請加置博士一人溉特被武帝賞接每與對

棊從夕達旦或復失寢加以低睡帝詩嘲之曰狀若喪家狗又似懸風槌當時以為笑樂溉第居近淮水齋前山池有奇礓石長一丈六尺帝戲與賭之并禮記一部溉並輸焉未進帝謂朱异曰卿謂到溉所輸可以送未斂板對曰臣既事君安敢失禮帝大笑其見親愛如此石即迎置華林園宴殿前移石之日都下傾城縱觀所謂到公石也溉奕棊入第六品常與朱异韋黯於御坐校棊比勢復局不差一道後因疾失明詔以金紫光禄

大夫散騎常侍就第養疾溉少有美名遂不為僕射人為之恨溉澹如也家門雍睦兄弟特相友愛初與弟洽恒共居一齋洽卒後便捨為寺蔣山有延賢寺溉家世所立溉得禄俸皆充二寺因斷腥膻終身蔬食别營小室朝夕從僧徒禮誦武帝每月三致淨饌恩禮甚篤性不好交游唯與朱异劉之遴張綰同志友密及卧疾門可羅雀唯三人每歲時恒鳴騶枉道以相存問置酒極歡而去以太清二年卒臨終託張劉勒子孫薄蕤之禮

曰氣絶便斂斂以法服先有冡竁斂竟便葬不須擇日凶事必存約儉孫姪不得違言便屏家人請僧讀經贊唄及卒顔色如恒手屈二指即佛道所云得果也時朝廷多事遂無贈謚有集二十卷行於時子鏡鏡字圓照初在孕其母夢懐鏡及生因以名焉鏡五歲便口授為詩婉有辭況位太子舍人作七悟文甚美先溉卒鏡子藎早聰慧位尚書殿中郎嘗從武帝幸京口登北顧樓賦詩藎受詔便就上以示溉曰藎定是才子翻恐卿從

來文章假手於藎因賜絹二十疋後溉每和御詩上輒手詔戲溉曰得無貽厥之力乎又賜溉連珠曰硯磨墨以騰文筆飛毫以書信如飛蛾之赴火豈焚身之可吝必耄年其已及可假之於少藎其見知賞如此後除丹尹丞太清亂赴江陵卒溉弟洽

洽字茂㳂清警有才學父坦以洽無外家乃求娶於羊玄保以為外氏洽年十八為徐州迎西曹行事謝朓文章盛於一時見洽深相賞好每稱其無資文武朓後為

吏部欲薦之洽覩時方亂深相拒絕遂築室巖阿幽居
積歲時人號曰居士任昉與洽兄沆溉並善嘗訪洽於
田舍歎曰此子日下無雙遂申拜親之禮梁武帝嘗問
待詔丘遲曰到洽如何沆溉遲曰正情過於沆文章不
減溉如此清言殆將難及即召為太子舍人御幸華光
殿詔洽及沆蕭琛任昉侍宴賦二十韻詩以洽辭為工
賜絹二十疋上謂昉曰諸到可謂才子昉曰臣常竊議
宋得其武梁得其文遷司徒主簿直待詔省勑使抄甲

部書為十二卷遷尚書殿中郎後為太子中舍人與庾
子陸倕對掌東宮管記俄為侍讀侍讀省仍置學士二
人洽充其選遷國子博士奉勑撰太學碑累遷尚書吏
部郎請託不行徙左丞準繩不避貴戚時帝欲親戎軍
國禮容多自洽出尋遷御史中丞號為勁直少與劉孝
綽善下車便以名教隱穢首彈之孝綽託與諸弟書實
欲聞之湘東王公事左降猶居職舊制中丞不得入尚
書下舍洽兄溉為左户尚書洽引服親不應有礙刺省

詳決左丞蕭子雲議許入溉省亦以其兄弟素篤不相別也出為尋陽太守卒贈侍中謚理子洽美容質善言吐弱年聽伏曼容講未嘗傍膝伏深歎之文集行於世

子仲舉

仲舉字德言無他藝業而立身耿正仕梁為長城令政號廉平陳文帝居鄉里嘗詣仲舉時天陰雨仲舉獨坐齋内聞城外有簫鼓聲俄而文帝至仲舉異之乃深自結帝又嘗因飲夜宿仲舉帳中忽有神光五采照于室

內由是祇事益恭及侯景平文帝為吳興太守以仲舉為郡丞與頴川庾持俱為文帝賔客文帝嗣位授侍中參掌選事天嘉元年守都官尚書封寶安縣侯三年遷尚書左僕射丹陽尹參掌如故改封建昌縣侯仲舉既無學術朝章非其所長選舉引用皆出自袁樞性踈簡不干時務與朝士無所親狎但聚財酣飲而已文帝積年寢疾不親萬機尚書中書事皆使仲舉斷決天康元年遷侍中尚書僕射文帝疾甚入侍醫藥及帝崩宣帝

受遺為尚書令入輔仲舉與左丞王暹中書舍人劉師知殷不佞以朝望有歸乃遣不佞宣旨遣宣帝還東府事發師知下獄賜死暹不佞並付推乃以仲舉為貞毅將軍金紫光禄大夫初仲舉子郁尚文帝妹信義長公主官至中書侍郎出為宣城太守文帝配以士馬是年遷南康内史以國哀未之任仲舉既廢居私宅與郁皆不自安時韓子高在都人馬素盛郁每乘小輿蒙婦人衣與子高謀子高軍主告其事宣帝收子高仲舉及郁

並於獄賜死郁諸男女帝甥獲免

垣護之字彥宗略陽垣道人也族姓豪强石季龍時自略陽從鄴祖敞仕苻氏為長樂國郎中令伯父遵父苗仕慕容超並見委任遵為尚書苗為京兆太守宋武帝圍廣固遵苗踰城歸降並以為太尉行參軍元嘉中遵為員外散騎常侍苗屯騎校尉仍家下邳護之少倜儻不拘小節形狀短陋而氣幹强果元嘉初為殿中將軍隨到彥之北侵魏彥之將回師護之書諫彥之不納散

敗而歸文帝聞而善之累遷鍾離太守隨王玄謨入河

玄謨攻滑臺護之百舸為前鋒進據石濟及魏救將至

馳書勸玄謨急攻之不見從玄謨敗退不暇報護之而

魏軍悉牽玄謨水軍大艚連以鐵鏁三重斷河以絶護

之還路河水迅急護之中流而下每至鐵鏁以長柯斧

斷之魏人不能禁唯失一舸餘舸並全留戍麋溝城還

為江夏王義恭驃騎户曹參軍戍淮陰領濟北太守三

十年文帝崩還屯歷下孝武入討率所領馳赴帝以為

兾州刺史及南郡王義宣反兖州刺史徐遺寶護之妻弟也與護之書勸使同逆護之馳使以聞率軍隨沈慶之等擊魯爽義宣率大衆至梁山與王玄謨相持柳元景率護之及護之弟詢之柳叔仁鄭琨等出鎮新亭玄謨求上遣元景等進據南州護之水軍先發大破賊將龎法起元景乃以精兵配護之追討會朱脩之已平江陵至尋陽而還遷徐州刺史封益陽縣侯後拜青兾二州刺史鎮歷城大明二年徵為右衛將軍還於道聞竟

陵王誕據廣陵反護之即率部曲受車騎大將軍沈慶之節度事平轉臨淮太守徙豫州刺史護之所莅多聚斂賄貨七年坐下獄免官明年起為太中大夫未拜以憤卒謚壯侯

崇祖字敬遠一字僧寶護之弟子也父詢之驍敢有氣力元凶弑逆嗣輔國將軍張柬時張超手行大逆亦領軍隷柬詢之規殺之慮柬不同柬宿有此志又未測詢之同否互相觀察會超來論事柬色動詢之覺之即共

定謀遣名超超疑之不至改宿他所詢之不知逕往斫之殺其僕於牀因與東南奔時孝武已即位以為積射將軍梁山之役力戰中流矢卒贈冀州刺史崇祖年十四有幹略伯父護之謂門宗曰此兒必大吾門後隨徐州刺史薛安都入魏尋又率門宗據朐山歸宋求淮北立功明帝以為北琅邪蘭陵二郡太守封下邳子及齊高帝鎮淮陰崇祖時戍朐山既受都督祗奉甚至帝以其武勇善待之崇祖謂其妹夫皇甫肅曰此眞吾君也

遂密布誠節高帝威名已著宋明帝尤所忌疾徵為黃門郎規害高帝崇祖建策以免由是甚見親參豫密謀元徽末高帝懼禍令崇祖入魏崇祖即以家口託皇甫肅勒數百人將入魏界更聽後旨會蒼梧廢召崇祖還都及齊高帝新踐阼恐魏致討以送劉昶為辭以為軍衝必在壽春非崇祖莫可為捍徙為豫州刺史監豫司二州諸軍事封望蔡侯建元二年魏遣劉昶攻壽春崇祖乃於城西北立堰塞肥水堰北起小城使數千人守

之謂長史封延伯曰虜必悉力攻小城若破此堰放水一激急逾三峽自然沉溺豈非小勞而大制邪及魏軍由西道集堰南分軍東路内薄攻小城崇祖著白紗帽肩輿上城手自轉式日晡時決小史埭水勢奔下魏攻城之衆溺死千數大衆退走初崇祖於淮陰見高帝便自比韓白唯上獨許之及破魏軍啓至上謂朝臣曰崇祖恒自擬韓白今真其人也進為都督崇祖聞陳顯達李安人皆增給軍儀乃啟求鼓吹橫吹上敕曰韓白何

可不與衆異給鼓吹一部崇祖慮魏復攻淮北啓徙下
蔡戍於淮東其冬魏果欲攻下蔡及聞内徙乃揚聲平
除故城衆疑魏當於故城立戍崇祖曰下蔡去鎮咫尺
魏豈敢置戍實是欲除此城正恐奔走殺之不盡耳魏
果夷掘下蔡城崇祖大破之武帝即位為五兵尚書領
驍騎將軍初豫章王有盛寵武帝在東宫崇祖不自附
及破魏軍詔使還朝與共密議武帝疑之曲加禮待酒
後謂曰世間流言我已豁懷抱自今已後富貴見付也

崇祖拜謝及去後高帝復遣荀伯玉敕以邊事受旨夜發不得辭東宫武帝以為不盡誠心銜之永明元年詔稱其與荀伯玉搆扇邊荒誅之故人無敢至者獨有前豫州主簿夏侯恭叔出家財為殯時人以比欒布恭叔譙國人崇祖為豫州聞其才義辟為主簿無掌書翰高帝即位方鎮皆有賀表王儉見崇祖啟咨嗟良久曰此恭叔辭也時宋氏封爵隨軍遷改恭叔以柳元景中興元勳劉勔殞身王事不宜見廢上表論之甚有義理事

雖不從優詔見荅後為竟陵令惠化大行木連理上有
光如燭咸以善政所致
榮祖字華先崇祖從父兄也父諒之宋北中郎府參軍
榮祖少學騎射或曰何不學書榮祖曰曹操曹丕上馬
横槊下馬談論此可不負飲食矣君輩無自全之伎何
異犬羊乎宋孝建中為後軍參軍伯父豫州刺史護之
子襲祖為淮陽太守孝武以事從之嶺南護之不食而
死帝疾篤又使殺襲祖臨死與榮祖書曰弟嘗勸我危

行言遜今果敗矣明帝初即位四方反除榮祖冗從僕射遣還徐州說刺史薛安都曰天之所廢誰能興之使君今不同八百諸侯如下官所見非計中也安都曰今京都無百里地莫論攻圍取勝自可相拍手笑殺且我不欲負孝武榮祖曰孝武之行足致餘殃今雖天下雷同正是速死無能為也安都曰不知諸人云何我不畏此大蹄馬在近急便作計榮祖被拘不得還因為安都將領安都引魏軍入彭城榮祖攜家屬南奔朐山齊高

帝在淮陰榮祖歸附高帝保持之及宋明帝崩高帝書送榮祖諸僕射褚彦回除東海太守彦回謂曰蕭公稱卿幹略故以郡相處榮祖善彈登西樓見翔鵠雲中謂左右當生取之於是彈其兩翅毛脫盡墜地無傷養毛生後飛去其妙如此元徽末蒼梧凶狂恒欲危害高帝帝欲奔廣陵起事荀伯玉等皆贊成之榮祖諫曰領府去臺百步公走人豈不知若單騎輕行廣陵人一旦閉門不相受公欲何之公今動足下牀恐便有叩臺門者

公事去矣蒼梧明夕自至領府扣門欲害帝帝嘗以書案下安鼻為楯以鐵為書鎮如意甚壯大以備不虞欲以代杖蒼梧至府而日且申令夕須至一處作適還當取奴尋遇殺齊高帝謂榮祖曰不用卿言幾無所成豫佐命勲封將樂縣子永明二年為尋陽相南新蔡太守被告作大形棺材盛仗使鄉人載度江北案驗無實見原後拜兖州刺史初巴東王子響事方鎮皆啓稱子響為逆榮祖曰此非所宜言政應云劉寅等孤負恩獎逼

逈巴東使至於此時諸啟皆不得通事平後上乃省視
以榮祖為知言九年卒從弟歷生亦為驍將位太子右
率性苛暴與始安王遥光同反伏誅
閎字叔通榮祖從父也父遵位員外常侍閎為宋孝武
帝南中郎參軍孝武帝即位以為交州刺史時交土全
實閎罷州還資財鉅萬孝武末年貪慾刺史二千石罷
任還都必限使獻奉又以蒱戲取之要令罄盡乃止閎
還至南州而孝武晏駕擁南資為富人明帝初以為司

州刺史北破薛道標封樂鄉縣男出為益州刺史蜀還之貨亦數千金先送獻物傾西資之半明帝猶嫌其少及閎至都詣廷尉自簿先詣獄官留閎於是悉送資財然後被遣凡蠻夷不受鞭罰輸財贖罪謂之賧時人謂閎被賧刺史歷度支尚書衛尉齊高帝輔政使褚彥回為子晃求閎女閎辭以齊大非偶帝雖嘉其退讓而心不能歡即以晃婚王伷女謂豫章王嶷曰前欲以白象與垣公婚者重其夷澹事雖不遂心常依然白象晃小

字也及高帝即位以有誠心封爵如故卒於金紫光祿大夫謚曰定子憘伯襲爵憘伯少負氣豪俠妙解射雉尤為武帝所重以為直閤將軍與王文和俱任頗以地勢陵之後出為巴西梓潼二郡太守時文和為益州刺史曰每憶昔日俱在閤下卿時視我如我今日見卿因誣其罪馳信啓之又輒遣蕭寅代憘伯為郡憘伯亦別遣啓臺閉門待報寅以兵圍之齊明帝輔政知其無罪不欲乖文和乃敕憘伯解郡還為寅軍所躡束手受害

閎弟子曇深以行義稱為臨城縣罷歸得錢十萬以買宅奉兄退無私蓄先是劉楷為交州謂王儉曰欲一人為南土所聞者同行儉良久曰得之矣昔垣閎為交州閎弟閎又為九真郡皆著信南中羽林監曇深者閎之子也雅有學行當令同行及隨楷未至交州而卒儉惆悵良久曇深妻鄭氏字獻英滎陽人時年二十子文凝始生仍隨楷到鎮晝夜紡織傍無親援年既盛美甚有容德自厲氷霜無敢望其門者居一年私裝了乃告楷

求還揩大驚曰去鄉萬里固非孀婦所濟遂不許鄭又曰垣氏覊䰟不反而其孤藐幼妾若一同灰壤則何面目以見先姑因大悲泣揩愴然許之厚為之送於是間關危險遂得至鄉葬畢乃曰可以下見先姑矣時丈凝年甫四歲親教經禮訓以義方州里稱美又有吳興丘景賔字彥先亦以節義聞父康祖無錫令亡後僮僕數十人及宅宇產畜景賔悉讓與兄鎮之鎮之又推齋屋三間與之亦不肯受太守孔山士歎曰聞柳下惠之風

貪夫廉懦夫有立志復見之矣終於奉朝請

張興世字文德竟陵人也本單名世宋明帝益為興世少家貧白衣隨王玄謨伐蠻後隨孝武鎮尋陽補南中郎參軍督護從入討元凶及南郡王義宣反又隨玄謨出梁山有戰功明帝即位四方反叛進興世龍驤將軍領水軍拒南賊時臺軍據赭圻朝廷遣吏部尚書褚彦回就赭圻行選是役也皆先戰授位檄板不供由是有黄紙札南賊屯在鵲尾既相持久不決興世建議曰賊

據上流兵張地勝今以奇兵潛出其上使其首尾周惶進退疑阻糧運艱礙乃制勝之奇沈攸之吳喜並贊其計分戰士七千配之興世乃令輕舸泝流而上旋復回還一二日中輒復如此使賊不為之防賊帥劉胡聞興世欲上笑之曰我尚不敢越彼下取揚州興世何人欲據我上興世謂攸之等曰上流唯有錢溪可據乃往據之及劉胡來攻將士欲迎擊之興世曰賊來尚遠而氣驟盛矣夫驟既力盡盛亦易衰此曹劌所以破齊也將

士不得妄動賊來轉近興世乃命壽寂之任農夫率壯士擊走之袁顗愠曰賊據人肝藏裏云何得活是月朔赭圻軍士伐木為柵於青山遇一童子曰賊下旬當平無為自苦忽不見至是果敗興世又遏其糧道賊衆漸飢劉胡棄軍走袁顗仍亦奔散興世遂與吳喜共平江陵遷右軍將軍封作唐縣侯歷雍州刺史左衛將軍以疾徙光禄大夫尋卒興世居臨沔水自襄陽以下至于江二千里先無洲嶼興世初生當其門前水中一旦忽

生洲年年漸大及興世為方伯而洲上遂十餘頃父仲子由興世致位給事中興世欲將往襄陽愛鄉里不肯去嘗謂興世曰我雖田舍老公樂聞鼓角汝可送一部行田時欲吹之興世素恭謹畏法譬之曰此是天子鼓角非田舍公所吹興世欲拜墓仲子謂曰汝衛從太多先人必當驚怖興世感撤而行子欣泰

欣泰字義亨不以武業自居好隷書讀子史年十餘詣吏部尚書褚彦回彦回問張郎弓馬多少答曰性怯畏

馬無力牽弓彦回甚異之歴諸王府佐宋元徽中興世在家擁雍州還資見錢三千萬蒼梧王自領人刼之一夜垂盡興世憂懼病卒欣泰兄欣華時為安成郡欣泰悉封餘財以待之齊建元初為尚書都官郎武帝與欣泰早款遇及即位以為直閤將軍後為武陵内史坐贓私殺人被糾見原還復為直閤步兵校尉領羽林監欣泰通渉雅俗交結多是名素下直輒著鹿皮冠衲衣錫杖挾素琴有以啓武帝帝曰將家兒何敢作此舉止後

從駕出新林敕欣泰廉察欣泰停仗於松樹下飲酒賦詩制局監呂文度以啓武帝帝大怒遣出數日意釋召謂曰卿不樂武職當處卿清貴除正員郎出為鎮軍南中兵參軍南平内史巴東王子響殺僚佐上遣中庶子胡諧之西討使欣泰為副欣泰謂諧之曰今太歲在西南逆歲行軍兵家深忌若且頓軍夏口宣示禍福可不戰而擒也諧之不從進江津尹略等見殺事平欣泰從為隨王子隆鎮西中兵改領河東内史子隆深相愛重

數與談宴意遇與謝朓相次典籤密啟之武帝怒召還都屏居家巷置宅南岡下面接松山欣泰負弩射雉恣情閑放聲伎雜藝頗多開解明帝即位為領軍長史遷諮議參軍上書陳便宜二十條其一條言宜毀廢塔寺帝並優詔報荅建武二年魏圍鍾離欣泰為軍主隨崔慧景救援及魏軍退而邵陽洲上餘兵萬人求輸馬五百疋假道慧景欲斷路攻之欣泰説慧景曰歸師勿遏古人畏之死地兵不可輕也慧景乃聽過時領軍蕭坦

之亦援鍾離還啟明帝曰郃陽洲有死賊萬人慧景欣泰放而不取帝以此皆不加賞四年出為永陽太守永元初還都崔慧景圍城欣泰入城守備事寧除廬陵王安東司馬梁武帝起兵東昏以欣泰為雍州刺史欣泰與弟前始安內史欣時密謀結太子右率胡松前南譙太守王靈秀直閤將軍鴻選含德主帥苟勵直後劉靈運等並同契會帝遣中書舍人馮元嗣監軍救郢茹法珍梅蟲兒及太子右率李居士制局監楊明泰等十餘

人相送中興堂欣泰等使人懷刀於坐斫元嗣頭墜果柈中又斫明泰破其腹蟲兒傷數創手指皆墜居士踰墻得出茹法珍亦散走還臺靈秀仍往石頭迎建安王寶寅率文武數百唱警蹕至杜姥宅欣泰初聞事發馳馬入宮冀法珍等在外城內處分必盡見委因行廢立既而法珍得返處分關門上仗不配欣泰兵鴻選在殿內亦不敢發城外衆尋散少日事覺欣泰胡松等皆伏誅欣泰少時有人相其當得三公而年裁三十後屋瓦

墜傷額又問相者云無復公相年壽更增亦可得方伯耳死時年三十六

論曰王仲德受任二世能以功名始終入關之役檀王咸出其下元嘉北討則受督於人有藺生之志而無關公之憤長者哉道豫雖地居豐沛榮非恩假時歷四代人焉不絶文武之道不墜斯門殆爲優矣垣氏宋齊之際世著武節崇祖陳力疆埸以韓白自許竟而杜郵之酷可爲痛哉興世鵲浦之奇遠有深致其垂組建旆豈

徒然也

南史卷二十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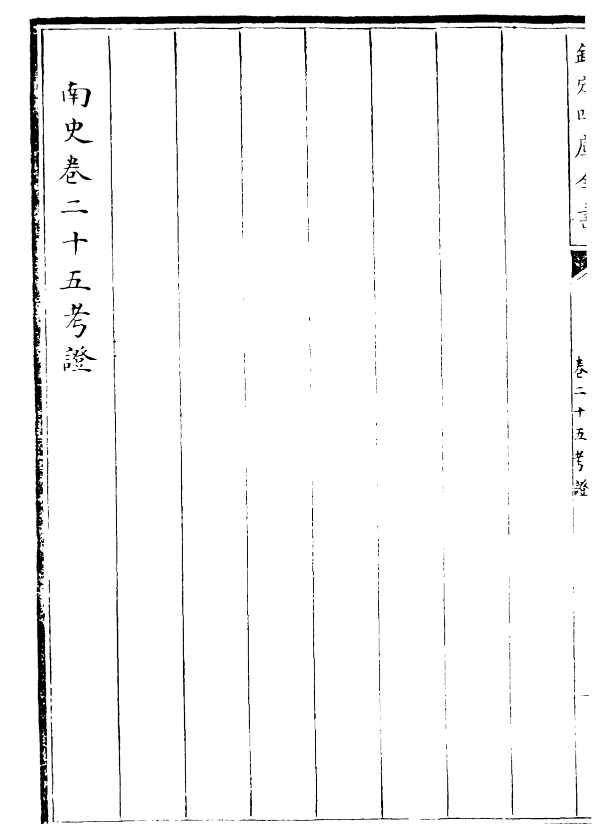
南史卷二十五考證

到彦之傳後以軍功封佷山縣子○佷山縣屬武陵郡

垣閎傳羽林監曇深者閎之子也○閎監本作閎查上文云閎弟子曇深又云閎弟閱今改从閣本

張欣泰傳欣泰通涉雅俗交接多是名素○素監本誤袁今从南本

後屋瓦墜傷額○屋瓦監本作瓦屋今改从齊書



南史卷二十五考證